

著馬仲小

吳文江譯



三卷

MG

IT65.34

12

2



茶
花
女
(劇本)

法國·小仲馬著

吳文江譯

華聯出版發行



3 1774 2146 2

前記

小仲馬的茶花女，在中國的讀者面前，早已是用不着介紹的東西了。但這個著作普通流行的只是小說，即是小仲馬在先所作的，其後他自己曾把它改編成劇，在世界的藝壇上，一直便雄踞着第一流劇的地位，贏得多情的男女不少的眼淚。

在法國上演這個劇，總是在國家戲院裏，非要禮服禮帽穿戴整齊，便連戲院的門也無法進去的。茶花女雖上演不下千百次，而其叫座的能力固不衰退，支配觀眾情緒的程度也略無減少。較之茶花女的小說，其影響實在有過之無不及；而價值，自然也跟着它的影響而多了許多。這是因為瑪格瑞特的人格，和這個悲劇裏所含的深刻的人生意義，通過了舞台的場面，和活生生的語言，實在使人有更強烈的感應。面對着舞台上的瑪格瑞特，當她和阿爾芒的父親對話的時候；當她冤曲地受着阿爾芒的羞辱的時候；到她臨終見到覺悟過來的阿爾芒的時候；實在沒有誰能抵抗得住那種刺激人的力量的。而這力量，在小說中的確差多了。

在五國時代，已有劉半農先生介紹這個劇了。當劉先生翻譯此劇時，中國這一話劇一這個名詞

都還沒有產生。人們所知道的，只是新劇，也就是文明戲之類了。因此，劉譯本雖然文筆已做到很自然的地步，沒有佶僂傲牙的地方，而且對原著也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忠實，但究竟因為時代的關係，有些新的詞兒已經產生，新的句法也滲入了中國的語言，但劉先生都不及知道。就我所知道的，有些劇團在排演此劇時，總都自己修改一過，而坊間則始終還無善本出現。就連劉譯本也在市場上絕了跡。因此，重譯某花女一劇的動機，好久就有了。

去年下半年盤居鄉間，生着和瑪格瑞特一樣的精，休養的閒暇時間，就找了劉譯本作主要參攷，將這劇重譯一過。詞兒和語句大體根據原文而以進步了的中國語言給添入或改動。這使得上演起來，要表達得深刻而自然一些。每幕中所分的小場也給刪掉合於現在中國劇場的習慣，所有原譯本的長處，都以盡量保存為原則，因為劉先生對於文學的造詣是很深的，我們所估了一點長處的，只是時代便了。

工作當中，每每自己也給瑪格瑞特的純潔和熱情的偉大表現所感動，雖然這劇我看和讀有很多次。小仲馬寫出的這個愛情的最高形態，實在表現了人類的光榮與尊嚴。當此物慾流行，道德極度低落的時候，瑪格瑞特的精神，不妨看作是一種對於內心純潔的召喚，召喚人類，召喚中華的兒女們。

一九四四年一月於滬郊

候，瑪格瑞特的精神，不妨看作是一種對於內心純潔的召喚，召喚人類，召喚中華的兒女們。

一九四四年一月於滬郊

登場人物

華威爾

追求瑪格瑞特之男爵

羅玲

瑪宅之女僕

尼采特

茶花女之女友，戈斯脫夫之情人。

瑪格瑞特

即茶花女

奧玲珀

瑪格瑞特之女友，聖戈登之情人。

聖戈登

瑪宅中之常客，奧玲珀之情人。

卡斯東瑞克

阿爾芒之友，年歲相若之時髦青年。

布魯當絲

瑪格瑞特之鄰居，操製帽業之中年婦人。

阿爾芒杜法爾

二十歲之青年，本劇之男主角。

格萊伯爵

瑪宅之客人

戈斯脫夫

一青年，尼采特之情人。

喬治杜法爾

阿爾芒之父

阿瑟

賭場中之客人

安娜絲

同前

醫生

僕人二人

瑪宅之男僕

送信人

第一幕

巴黎一位名妓瑪格瑞特的家裏，佈置非常精緻，娜玲正在作事，華威爾坐在火爐邊。有門鈴的響音。

華威爾 有人敲門嗎？

娜玲 華倫坦已經去開了。

華威爾 這一定是瑪格瑞特了。

娜玲 恐怕不是吧。小姐在十點半鐘以前是不會回來的，現在還差一些才到十點。嚇！尼采特小姐來了。

（尼采特小姐從門外走進。）

尼采特 瑪格瑞特不在家嗎？

娜玲 不在家。你要看我們小姐嗎？

尼采特 我從門口經過，順便上樓來看看她。她不在家，我就要走了。

娜玲：等一等吧，一會兒她就回來了。

尼采特：戈斯脫夫在下面等着我哩，她好麼？

娜玲：我們小姐也發老是那麼樣吧。

尼采特：請你向她說，我回頭來看她。再會吧，娜玲。再會吧，先生。

（尼采特向兩人點頭下）

華威爾：這位小姑娘是誰？

娜玲：是尼采特小姐。

華威爾：尼采特！這像個小貓的名字，不像女人的名字。

娜玲：這本來是個暹號，因為她的一個小頭可就像個小貓的頭一樣，而且頭髮鬆鬆的，所以人家就

這樣的叫她。當先我們小姐在鋪子裏做工的時候，她和小姐是同事。

華威爾：那麼，你們小姐以前在什麼鋪子裏做過工的？

娜玲：是在一家布店。

華威爾：怎麼？

娜玲：你不知道嗎？這豈不是一個秘密。

華威爾 怎麼？

娜玲 你不知道嗎？這豈不是一個窮鬼。

華威爾 剛才這位小姑娘長得真漂亮！

娜玲 不但漂亮，而且還很賢慧呢。

華威爾 那個戈斯脫夫先生是誰呢？

娜玲 那一個戈斯脫夫先生？

華威爾 就是她跪在下面等她的。

娜玲 那是她丈夫。

華威爾 那麼是尼采特先生了？

娜玲 現在呢，他還不算她的丈夫，不過將來總歸是的。

華威爾 總而言之，是個笨頭吧了，好，好！她賢慧，她有了笨頭還賢慧？

娜玲 戈斯脫夫先生所愛的只有尼采特姑娘，尼采特姑娘所愛的也只有戈斯脫夫先生，而且也從沒有愛過別人，他們快要結婚了。老實說，尼采特是個頂老實的女孩子咧。

華威爾 (站起來走進娜玲的身邊) 也罷，反正還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這方面的事，竟一點兒進展

都沒有麼？

娜玲 半點也沒有。

華威爾 這樣準可以說瑪格瑞特是……

娜玲 是什麼？

華威爾 是有了個古怪的念頭要把什麼人都犧牲在莫洛克先生身上，而這位先生又是個毫無風趣不值一顧的。

娜玲 笑話了，她所有一切幸福，都全在這人身上了，他是她的父親，即便不真是，也差不多是了。

華威爾 父親也好，這裏面有一件極傷感的故事，不幸……

娜玲 不幸？

華威爾 我原來也不相信啊。

娜玲 華威爾先生，請你聽着！關於我們姑娘，我有很多的真話可以向你說；而且我們必須是有說有的，不應該無中生有的。現在我所向你說的話，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又曉得這並不是姑娘指使我向你這麼說的，因為沒有理由可以使得姑娘要騙你；姑娘對於你，既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這一番說明白了，我就可以老實告訴你：在兩年以前，姑娘因為久病之後，到巴黎爾市海濱上去養病。在她所住的那個海浴院裏，病人中間，還有一位小姑娘也害着同我們姑娘一樣的病，年紀同我們姑娘也差不多，不過已經到了第三期了，面貌更是像得同姊妹

一樣。這位姑娘，就是莫洛克姑娘，就是莫洛克公爵的女公子。

華威爾 莫洛克姑娘死了。

鄒玲 是啊。

華威爾 後來是那位公爵看着瑪格瑞特的年紀，相貌，以至於所害的病都活像他的女兒，他就立刻請她接待他！請她允許他把她當作女兒一般的鐘愛，因要瑪格瑞特對於他，就承認了她今天所處的地位了。

鄒玲 那麼姑娘並沒有說謊呀。

華威爾 那自然！可是瑪格瑞特對於公爵，就道德上說，就生理上說，都不能和公爵姑娘一樣，公爵答應她，要什麼就給什麼，只要她肯改變她的生活。這一點她是答應了的。所以後來她回了巴黎之後，也就自然而然的好好守住了這句話。而那公爵，因為瑪格瑞特只劃分了一半的辛福去對付他，他也就只劃分了一部分的錢去對付瑪格瑞特；結果現在瑪格瑞特還是欠了百萬法郎的債。

鄒玲 你要花錢也在你，不過人家願意欠別人的債，不願意領你的情。

華威爾 有格萊伯爵在那裏，也就不足怪了。

娜玲 你這人真是說不明白的。我同你所說的公爵的事，完全是真話；而且我担保是真話。至於伯爵，不過是朋友罷了。

華威爾 再說得好聽些！

娜玲 說得好聽也是個朋友！你這算什麼話！（有餘聲）聽！可是有人叫門，這是姑娘了。你要我把你的話告訴她嗎？

華威爾 敢多嘴！

（瑪格瑞特上。）

瑪格瑞特 （向娜玲）叫他們預備晚飯，回頭奧玲珀和聖戈登一會兒就來了。我是在 Opera 戲院裏碰見

他們的。（向華威爾）噫！你在這兒，你！

（瑪格瑞特走向火爐旁邊坐下。）

華威爾 難道我不是專誠等你麼？

瑪格瑞特 難道我是專誠要回來見你麼？

華威爾 你有一天不給我吃閉門羹，我就有一天要來。

瑪格瑞特 的確，我每次回來的時候，都看見你在這兒，你究竟有什麼話要向我說？

華威爾 你早知道了。

瑪格瑞特 老是這一套。華威爾，你這人真無聊。

華威爾 難道我愛你，就是我的錯嗎？

瑪格瑞特 好理由！——好朋友，要是所有的愛我的人的話，都要我聽，我就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了。我已不知道向你說了幾百次，現在不妨再說一遍：你只是白費工夫。我允許你無論什麼都可以到我這兒來——我在家，你就進來；我不在家，你就等着——我也當真不知道爲什麼。可是，要是你不住的拿什麼愛情的話頭來向我說，我可就不答應你了。

華威爾 可是，瑪格瑞特，去年在巴樂爾的時候，你確給了我一點希望。

瑪格瑞特 唉！好朋友，那是在巴樂爾，是我病的時候，是我不快活的時候。現在在此地，可兩樣了；既不害病，也沒有什麼不快活。

華威爾 我以爲你愛上了，莫洛克公爵了吧！

瑪格瑞特 蠢東西！

華威爾 也許愛上了格萊先生了吧！……

瑪格瑞特 我要愛誰就愛誰。這是我的自由，不關別人的事，尤其是不關你的事。要是你沒有別的話向

華威爾 不！
我說，我就再向你說一聲，請你走吧！（華威爾起立，在屋內往來踱着）你不願意去麼！

瑪格瑞特 那麼彈你的琴，只有彈琴是你拿手戲。

華威爾 彈什麼呢？

（當華威爾在琴試音的時候，娜玲上。）

瑪格瑞特 隨你的便。

瑪格瑞特 （轉向娜玲）叫了夜飯沒有？

娜玲 叫過了，小姐。

瑪格瑞特 （走近華威爾）你彈的什麼，華威爾？

華威爾 是 Rosellen 所作的一個幻想曲。

瑪格瑞特 可很好聽……

華威爾 瑪格瑞特，你聽：我一年有八萬法郎的租金呀。

瑪格瑞特 我有十萬呀！（向娜玲）見着布魯當絲沒有？

娜玲 見到的，小姐。

瑪格瑞特 她一會兒要來嗎？

娜玲 要來的，小姐；她回來就來。……

啊！尼采特小姐來過的。

瑪格瑞特 爲什麼不坐一會呢？

娜玲 戈斯脫夫先生在樓下等着呢。

瑪格瑞特 好孩子！

娜玲 醫生也來過的。

瑪格瑞特 說的什麼？

娜玲 他說小姐要休息休息。

瑪格瑞特 好醫生——沒有別的事了麼？

娜玲 還有一點，有人給小姐送來一束花。

華威爾 這是我叫人送來的。

瑪格瑞特 (把花拿在手內看) 玫瑰和白丁香。娜玲，拿去插在你的房間裏吧。

(娜玲下，華威爾停手不彈問瑪。)

華威爾 你不要他麼？

瑪格瑞特 我叫什麼名字？

華威爾 你叫瑪格瑞特，哥底爾。

瑪格瑞特 人家給我的別名是什麼？

華威爾 茶花女。

瑪格瑞特 爲什麼？

華威爾 因爲你只戴這一種花

瑪格瑞特 那就是說，我所愛的只有這一種花；把別種花送給我是無用的。你若以爲我可以爲了你破例，你就錯了。我碰着了別種花的香氣我就要病。

華威爾 那是我沒有幸福。再見吧，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再見！

(瑪玲從門外進來。)

瑪玲 小姐。奧玲珀小姐和聖戈登先生到。

瑪格瑞特 奧玲珀，你居然到了。我以爲你是再不上這兒來的了。

奧玲珀 這是聖戈登的不好。

聖戈登 老是我不好。——哦，華威爾在這兒，一向好嗎？

華威爾 好朋友，你好嗎？

聖戈登 你同我們一塊兒吃夜飯麼？

瑪格瑞特 不，不。

聖戈登 （向瑪格瑞特）你呢。好孩子，你近來好嗎？

瑪格瑞特 很好。

聖戈登 很好，就不錯了！我們大家痛痛快快樂一下吧。

奧玲珀 只要有了你，人家就得好好的樂一下了。

聖戈登 好頑皮的東西——唉，這位親愛的華威爾同我們一塊兒吃夜飯，可真叫我怪難受的。（向

瑪格瑞特）剛才我走過黃金店，已經同他們說過，給我們送一點壯酒來，並且帶一點特等的

香檳酒，——這是人家買不到的。的確是好東西。

奧玲珀 （向瑪格瑞特）你爲什麼不請愛德蒙呢？

瑪格瑞特 你爲什麼不帶他來？

奧玲珀 那麼墨戈登呢？

瑪格瑞特 怕他還沒有這樣的習慣麼？

奧玲珀 還沒有，照他這樣大的年紀，要有得一個習慣就很難，如果是個好習慣就更難。

瑪格瑞特 （向娜玲）夜飯該預備好了吧。

娜玲 再有五分鐘就好了，小姐，開在什麼地方呢？在飯廳裏麼？

瑪格瑞特 就在這兒。啊，華威爾，你還沒有走麼？

華威爾 我要走了。

瑪格瑞特 （走至窗口向對門窗子呼喚）布魯當絲！

奧玲珀 布魯當絲就住在對門嗎？

瑪格瑞特 她就住在這一座房子裏。我們兩家的窗口，幾乎是有一個對着，中間只隔着小院子。有時

要找她，叫起來可真便當咧。

墨戈登 那倒不錯，布魯當絲是做什麼的？

奧玲珀 她是做帽子的。

瑪格瑞特 也只有我一個買她的帽子。

奧玲蘭 你買了可也老是不戴的。

瑪格瑞特 對啊，她戴的帽子，沒有一頂如意。可是她人倒不錯呀，這還不是爲了錢呢。（又叫）布魯

當絲！

布魯當絲 （在對面的樓上答應）在這兒。

瑪格瑞特 你回來了爲什麼不來？

布魯當絲 我不能來

瑪格瑞特 有什麼人阻止你麼？

布魯當絲 有兩個年青人在我家裏要請我吃晚飯呢。

瑪格瑞特 帶他們到我這兒來吃不好嗎？那兩位是誰？

布魯當絲 有一個是你認識的，卡斯東瑞克。

瑪格瑞特 另外一位呢？

布魯當絲 他的朋友。

瑪格瑞特 够了，不用說名字了，一塊過來吧……哦，今天晚上很冷啊……（微微咳嗽，瑪格瑞特

關上窗附過來向華威爾）華威爾，添一點柴在爐子裏吧！人家快要凍僵了，你這人，既然不

能使人家感到愉快，至少也該有點兒用處才好。（華威爾如言）

（男僕從門外進來通報。）

男僕 卡斯東瑞克先生，阿爾芒杜法爾先生，杜凡諾亞太太到。

奧森納 這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要這樣鄭重其事的通報起來。

布魯當絲 總有什麼貴客在此地吧？

奧戈登 杜凡諾亞太太的交際禮開了場吧。

卡斯東 （很客氣的問瑪）姑娘，你好！

瑪格瑞特 謝謝，你呢？

布魯當絲 噫，這里要得着這樣規規矩矩的說話。

瑪格瑞特 因爲卡斯東已經成了個大人物了；如果不這麼規規矩矩的說，歐幾里一定就要來挖我的眼睛

了。

卡斯東 歐幾里的手太小，你的眼睛可太大了。

布魯當絲 够了，笑話說够了，親愛的瑪格瑞特，讓我把阿爾芒杜法爾先生介紹給你（阿爾芒與瑪格瑞

特互相爲禮）這是全巴黎對於你最有愛情的一位。

瑪格瑞特（向布魯葛絲）那麼叫他們添上兩份刀叉吧！既然是這位先生對我有愛情，愛情可不會不許

他吃夜飯的。（伸手給阿爾芒，阿爾芒吻之）

聖戈登（向着在前面走的卡斯東）唉！親愛的卡斯東，我見到了你總感到快活得很多。

卡斯東你這老頭兒，真是人老頭不老，還這樣老少矚目的。

聖戈登對啊。

卡斯東戀愛的進展如何？

聖戈登（指奧玲珀）你瞧。

卡斯東好，恭喜你。

聖戈登可是我上這兒來真有點怕，我怕碰到了亞姆得。

卡斯東苦惱亞姆得！她很愛你啊！

聖戈登她以前是太愛我了。後來可又有了新的愛人，弄得難分難解。這人是經營銀行的。（笑）要

是我同他拚，把他銀行也可拚掉的。可是我愛她很深，不過在表面上我確退讓一點，有時候

要躲藏在衣櫃裏，有時候要潛伏在扶梯角裏，有時候又要坐在街頭巷尾等待着她咧。

卡斯東這種就叫神經受風潮，鬧成了筋骨酸痛的症候。

那沒有，過了些時，也就算了。反正是年青人的通病。唉，那個善愴的慈廣齋，他不能來一塊兒吃晚飯，真使我感到很抱歉。

卡斯東

（走近瑪格瑞特的身邊）。他真漂亮啊。

瑪格瑞特

可是已經老了，不會再漂亮到那裏去。

（奧玲珀介紹阿爾芒給瑪戈登。）

瑪戈登

（問阿爾芒）那位做總管的杜法爾先生，是不是你們一家的？

阿爾芒

是我的父親，你認識他麼？

瑪戈登

以前在納西男爵家裏見過一面，而且還見到了令堂大人。令堂大人的風範真令人敬仰，又端莊，又和愛。

阿爾芒

她已經死了三年了。

瑪戈登

請你原諒我，我無端地提起了你的悲哀事。

阿爾芒

那不要緊，人家儘可以常常向我提起我的母親。凡是偉大而且純潔的愛，在我們身受的時候

當然感到剩下那一點幸福的寶貴。

瑪戈登

你是個獨生子不是？

才這，手裏有便如如……

（聖戈登同阿爾芒繼續談着，走到戲台的後面。同時瑪格瑞特低聲叫卡斯東。）

瑪格瑞特 你這位朋友很不錯！

卡斯東 我也這麼想。而且他對於你，還有一種特別真摯的愛。布魯當絲，對不對？——

布魯當絲 你說什麼？

卡斯東 我告訴瑪格瑞特，說阿爾芒對於她愛的發瘋了。

布魯當絲 這不是說話。瑪格瑞特，你可以相信的。

卡斯東 我的好朋友，他愛你，愛到了不敢同你說的一步。

瑪格瑞特 （向華威爾）不要彈了吧，華威爾！

華威爾 不是你要我彈的麼？

瑪格瑞特 要是我們單獨在一起，就要你彈，有客人在這裏，就用不着了。

奧玲珀 （向瑪格瑞特）你們在那兒低低的說些什麼？

瑪格瑞特 你聽吧，聽了就知道了。

布魯當絲 （低聲對瑪格瑞特）說到他對於你的愛情，可已經有兩年的歷史了。

瑪格瑞特

薄塵透窗簾，可以看見歷史悠久了。

布魯當絲

阿爾芒的時間，幾乎是全在戈斯脫夫和尼索特的家裏消耗的。因為想在那兒能常常聽到人家談起你。

卡斯東

在一年之前，你病了，還沒有到巴樂羅去，不是你在牀上躺了三個月嗎？在這三月之中，不是有人向你說過，說有一個少年，天天來打聽你的病狀，可是並沒有留下名字，

瑪格瑞特

哦，——我想起來了。

卡斯東

那個人就是他。

瑪格瑞特

這太好了。杜法蘭先生！（叫阿爾芒）

阿爾芒

姑娘叫我？

瑪格瑞特

你知道他們向我說的什麼？他們說：當初我病的時候，你每天都跑來探聽我的病狀。

阿爾芒

那是真的。

瑪格瑞特

多謝，多謝，我真是感激不盡。華威爾，你聽見嗎？你就辦不到吧！

華威爾

我認識了你還不到一年。

瑪格瑞特

這位先生認識了我還只有五分鐘……你說話老是這樣不聰明！

（瑪玲進來，跟着兩個男僕抬了一張桌子入。）
布魯雲絲 吃飯了吧！我要餓死了！

華威爾 （很難堪的樣子）再見吧，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什麼時候再會呢？

華威爾 你要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瑪格瑞特 那麼再會吧！

（華威爾向各人點首而出）

華威爾 先生們，再會，再會！

奧玲珀 再會吧，華威爾；再會吧，我的好東西。

（兩個僕人已經將桌子放好，擺好了刀叉等物，大家就坐。）

布魯雲絲 我的好孩子，你對於這位男爵，真的是太給他下不去了。

瑪格瑞特 這東西真討厭！他老是向我提起他的租金。

奧玲珀 你還要怨他麼？要是我，我就極願他向我提起。

聖戈登 （向奧玲珀）你這樣說，我就很快樂了。

吳玲瓏 誰和你「你你我我」的話說，我就壓根兒不認識你。

瑪格瑞特 孩子們，大家快快的吃吧，唱吧！只要能够很痛快就完畢，不要再費什麼唇舌了。

吳玲瓏 （向瑪格瑞特）你知道我過生日，他送了什麼？

瑪格瑞特 誰？

吳玲瓏 聖戈登。

瑪格瑞特 不知道。

吳玲瓏 他給了我一輛小馬車。

聖戈登 是品脫車行的。

吳玲瓏 對的，可是我到沒有叫他連馬也送了。

布魯當絲 就沒有馬也還是個馬車。

聖戈登 我這人早給你壞了；你如果能愛我，就爲了我的本身而愛我罷。

吳玲瓏 說得好聽。

布魯當絲 （指着一只盤子）那是什麼鬼東西？

卡斯東 小松鷄。

卡斯東 只許她吃一隻。哦，多麼好的又啊！也許是壞了聖戈登的就是這個人啊！

布魯當絲 她！她！現代的人和女人說話，可以這樣她呀她的麼？

卡斯東 那麼，可又要回到路易十五時代去了。瑪格瑞特，斟杯酒給阿爾芒吧；他正和「飲酒歌」一樣的渴着。

瑪格瑞特 該，阿爾芒先生，祝我的健康。

大衆 祝瑪格瑞特健康！

布魯當絲 說到了飲酒歌，可有什麼人願意唱一曲來聽聽呢？

卡斯東 都是那麼些老調。我看布魯當絲，倒很有以前加爾詩酒會裏的那一種精神。

布魯當絲 那很好！那很好！

卡斯東 吃到夜飯就要唱，太沒有意思。

布魯當絲 我可很喜歡。唱着聽聽真有趣。瑪格瑞特，唱吧，唱一曲詩人非魯仁做的歌吧。

卡斯東 你喜歡他做那一類的詩呢？

布魯當絲 他是專門做詩送給瑪格瑞特的；這是她的拿手戲。唱吧，唱一曲來聽聽吧！

卡斯東 我用我們這個時代全體人們的名義提出抗議。

布魯登絲 那麼大家提案吧（除卡斯東，大家均舉手）案提過了。卡斯東，須是少數黨，出少數黨的風

度案吧。

卡斯東 可以。不過我不喜歡非魯仁的詩；既然要我唱，還是隨便唱一個吧。

卡斯東唱：

這是個東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時行樂吧！

嘩！若要有了這明媚風光才行樂，

那又是糊塗絕頂太可憐

我們是什麼都不提

只要是大家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笑眼相迴瞻。

天公造酒又造愛，

爲的是天公地母常相愛。

人家說我們處世太糊塗，

算了吧！要不糊塗又怎麼？

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們能怎麼做就怎麼做。

你便是個最利害的檢查官，

請來曠一曠我們的酒杯吧，

嚙！保你馬上的心迴意轉，意滿心歡。

卡斯東 (唱畢坐下) 話可說的不錯；人生總是快樂的，布魯當絲總是醉的。

奧玲珀 餓胖了已經有三十三年了。

布魯當絲 可要它同現在說的這一句笑話一樣，快快的完給吧。你猜猜看，我有多大年紀了？

奧玲珀 我猜你有四十歲。

布魯當絲 她自己有了四十歲倒還是這樣的青年美貌！我是去年才滿三十五歲的。

卡斯東 那麼現在已是三十六歲了。還好，看起來，還沒有老到四十歲以上去，這是正經話！

瑪格瑞特 聖戈登，不錯，我想起來了，說到了年紀，有人向我講過一樁故事，中間有點關於你的。

奧玲珀 也是有關於我的。

聖戈登 什麼故事？

瑪格瑞特 一輛黃馬車的問題。

奧玲珀 那是事實。

布魯當絲 瞧？這就是黃馬車的故事。

卡斯東 是，讓我坐在瑪格瑞特的旁邊去吧；坐在布魯當絲的旁邊真對氣。

布魯當絲 真是個粗齒東西！

瑪格瑞特 卡斯東，請你靜一靜。

聖戈登 哦！好一頓飯，味道真不錯！

奧玲珀 瞧！來了，想要掩飾他的馬車！

瑪格瑞特 黃馬車！

迦戈登 黃不黃於我沒有關係。

奧玲珀 那也好，反正只要大家想想就好了，他從前是愛上了阿姆得的。

卡斯東 我被你們刺激得太利害了，煩得和瑪格瑞特吻一下才行。

奧玲珀 好朋友，你這人真缺德。

卡斯東 奧玲珀發了氣了，因為我把她的話頭打斷了。

瑪格瑞特 奧玲珀說的不錯。卡斯東簡直和華厥爾一樣的討厭。等一會一張小梯子來，叫他到旁邊去呢。

，儂對付頑皮小孩子一樣。

奧玲珀 好；就叫他到旁邊去吃吧。

卡斯東 但是要有個條件：吃完之後諸位太太們給我吻一次。

瑪格瑞特 燕請布魯當絲做代表；你用她一個人吻了，就算够了大家囉。

卡斯東 不行，不行，非一個個的不可。

奧玲珀 好好給你吻就是了，你望到那邊去，不許開口。（開始講故事）——那一天，多半還是晚上

卡斯東 （在臺上唱 *Mallouste* 曲）不對不對，這個琴的音不準了。

瑪格瑞特 不要睬他。

卡斯東 講這種的故事真討厭。

聖戈登 卡斯東的話對啊！

卡斯東 我所以要討厭，因為你這一樁故事，我早已知道了，而且老得像布魯當絲一樣，是不是呢？簡單的說，也只要有一天，聖戈登跟着了一輛黃馬車走，碰到了阿姆得家門口，看見車子裏走下來的是阿幾諾。因此就證明阿姆得是欺負了聖戈登了。這不是很新鮮的嗎？其實是誰沒有給人家欺負過？被朋友欺負，或者被情人欺負，真是常有的事，只要聽一聽丹克昆的鐘聲，曲就完畢了。

（卡斯東在琴上彈伴聲曲。

聖戈登 我知道當初是阿姆得和阿幾諾兩人欺負我；現在又是奧玲瑣和愛德蒙欺負我。

瑪格瑞特 每個聖戈登！聖戈登真是個英雄！我們大家都愛他，愛得要發瘋了！誰愛他愛得要發瘋的舉

手！（大家舉手）好一個全體一致！聖戈登萬歲！卡斯東，來一個什麼曲子，讓我們同聖戈登跳舞。

卡斯東 我只會一琴「波薩加」。

瑪格瑞特 也好，就是一波爾加一吧！來，聖戈登和阿爾芒，先將桌子搬開去。
布魯當絲 我還沒有吃完咧。

奧玲珀 先生們請聽，瑪格瑞特太不客氣了，竟叫起阿爾芒來，連先生都不稱了。

卡斯東 快點吧；噯，這一段該怎麼彈的我差不多忘記了。

奧玲珀 是不是和聖戈登跳舞？

瑪格瑞特 不是，不是；我和他跳舞。——來我的，小聖戈登，來！

奧玲珀 來吧，阿爾芒，也來吧！

（瑪格瑞特跳了一會，忽然停住，一陣咳嗽，手肘用力按着胸部。

聖戈登 怎樣，你怎麼了？

瑪格瑞特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兒附不過氣。

阿爾芒 姑娘，你難過嗎？

瑪格瑞特 哦，沒有什麼；接下去跳吧。

（卡斯東努力彈琴，瑪格瑞特繼續跳舞，但不久又停下。）

阿爾芒 卡斯東，請住吧。

布魯當絲 瑪格瑞特病了。

瑪格瑞特 (喘氣) 給我一杯水吧。

布魯當絲 你怎麼樣？

瑪格瑞特 還是老毛病。沒有什麼，你放心好了，請你們上那邊屋子裏去望一望，抽支雪茄，我一會兒就來。

布魯當絲 那麼她一個人在這裏：她一病，就喜歡一個人靜着。

瑪格瑞特 你們走吧，我一會兒就來。

布魯當絲 走吧走吧！這裏是一點趣味都沒有了。

柯爾芒 苦惱的孩子！

(衆人均下。瑪格瑞特向鏡子裏一看，於是兩手捧頭支持於櫥鏡之上。)

瑪格瑞特 唉！我的臉多白啊！

(阿爾芒上)

阿爾芒 怎麼樣，姑娘，好點兒沒有？

瑪格瑞特 你，阿爾芒先生！多謝你，我好點了。……而且我也見慣不驚了。

阿爾芒 你是在濼性自稱啊！我願意做你的朋友，做你的親人，要注意你，不許你再弄出這樣的病來使自已受苦。

瑪格瑞特 這是你做不到的，離吧！你來，可是你有什麼法子呢？

阿爾芒 你以爲是……

瑪格瑞特 唉！你這人可真好。你看別人，還有誰來關心我。

阿爾芒 別人愛你，不同我愛你一樣。

瑪格瑞特 這是真的，可是這種真摯的愛情，我早已忘去了。

阿爾芒 你在說笑話了！

瑪格瑞特 這是上帝不許我！我天天所等着一件事，那裏是說笑話呢？

阿爾芒 就算這樣吧；可是，要是有人對於你能有這樣的真摯，在你一方面，也該值得答應他一點事了。

瑪格瑞特 什麼事呢？

阿爾芒 就是保重自己的身體。

瑪格瑞特 保重！那裏做得到？

阿爾芒

爲什麼做不到？

瑪格瑞特

我的好朋友，如果我靠自己保重，我，應早死了。我就是靠着這種放蕩狂熱的生活才能支持到今天。再說保重，調養，那是有家庭朋友的太太小姐的事。至於我們，一天換不到情人們的歡笑，一天襯不住他們的虛榮，那就誰也不再來睬我們，只賸着漫漫的長夜，悠悠的長日，儘够我們自己享受。這種情形我已經看得清楚了，算了吧！什麼我病着，整整的在床上躺了兩個月。起初還好，到了第三個禮拜，誰也不上我的門了。

阿爾芒

我呢，也的確不够做你的什麼人。不過，要是你不嫌棄的話，我願意像你的一個親弟兄一樣的來看護你。瑪格瑞特，我願意看護到你病好。到你病好之後，身體健康起來，那麼，你如果覺得這樣狂熱的生活很好，你就再過也沒有不可以。不過據我想來，恐怕你所愛的，一定還是個安靜的生活吧。

瑪格瑞特

你大概在讓我唱添愁酒。

阿爾芒

那麼，你就沒有良心麼，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怎麼！就是因爲有了這顆心，使我在今天以前所過的生活中，自己沒半點兒把握。——可是你說的話當真嗎？

阿爾芒 丁當

瑪格瑞特

那兒你總覺得沒有離開我。她向我說：你是個極有情感的。這麽說，你就來照看我吧。

阿爾芒 是的。

瑪格瑞特 無論什麼時候你都可以陪着我麼？

阿爾芒 只要你不討厭我，什麼時候都可以。

瑪格瑞特 這算什麼呢？

阿爾芒 我對你的至誠。

瑪格瑞特 至誠從那裏來的呢？

阿爾芒 我對於他同情，情不自禁，所以這樣。

瑪格瑞特 這和爾後從那兒一起的呢？

阿爾芒 那還是在爾後以前，有一天，我看見你走過我面前，真的是很美，很高貴，而又有一種風

雲流的神韻，從此以後，我就遠遠的，暗暗的，全幅精神注意在你的生活上。

瑪格瑞特 爲什麼今天才同我說起呢？

阿爾芒 因爲那時我不認識你。

風情，這種孤情，比什麼悲哀都還悲哀。這是個一年要花上十萬法郎的女人，對於一個老而且當像公爵的還算好，若是給了你這樣的青年人，那還是要不得。別說下去了，方才所說的，簡直是些孩子話！你還是同我拉拉手，回到那邊飯廳裏去。人家看見我們老不去，還要大驚小怪莫測其妙的哩。

阿爾芒

（很感動樣）要是你以為我在的好，我就去；我呢，我確要請你答應我留在這兒。

瑪格瑞特

「為什麼？」

阿爾芒

爲的是你的風情，使我受不了。

瑪格瑞特

要不要我給你開個藥方？

阿爾芒

要。

瑪格瑞特

總之自己還是應該有點把握，如果你同我所說的語是真話，或是你愛我，就像一個朋友一樣的愛我吧，可不要在朋友之外更想到的念頭，你常常到我此地來，大家說說笑笑，決不要以爲我這個人值得什麼，我實在值不得什麼的。你的心腸真好，你需要有人愛你，如果要到我們這一個世界中來混，你年紀還太輕，情感也太豐富。你應該另外找一個女人去用你的愛，或者是和她結婚。相信我並不是個壞女人，我和你說的都是老實話。

(布魯當絲推開半扇門伸頭)

布魯當絲 哦！你們在這裏鬧些什麼玩意兒？

瑪格瑞特 我們在正經的討論；請等一下，一會兒我們就過去。

布魯當絲 好，好，孩子們，談你們的肥。

瑪格瑞特 這樣可以算說定了嗎？你從此不愛我。

阿爾芒 我聽你的話，我去了。

瑪格瑞特 就要去了？

阿爾芒 是。

瑪格瑞特 人家也有過你這樣啓事，可並不就去。

阿爾芒 也許因爲你又答應人家了。

瑪格瑞特 唉！你心，我就直簡沒有。

阿爾芒 你就直簡沒有愛過別人麼？

瑪格瑞特 簡直沒有，太曠得！

阿爾芒 哦，我謝謝你！

瑪格瑞特 謝什麼？

阿爾芒 謝謝你所說的話，並沒有別種事可以使我聽了更快樂的。

瑪格瑞特 好奇怪！

阿爾芒 瑪格瑞特，你要我向你說嗎？我曾經有好多次，整夜裏的在你窗下呆站着。六個月以前，我

捨了你手套上掉下的一個鈕子，至今還保藏着。

瑪格瑞特 我不信。

阿爾芒 你不信也好；我原是個傻子，就給你取笑取笑吧。取笑我這傻子是最聰明不過的。再會。

瑪格瑞特 阿爾芒！

阿爾芒 你又叫我麼？

瑪格瑞特 不願看見你生氣的走開。

阿爾芒 你說我向你生氣麼？那兒會有這樣的事？

瑪格瑞特 慢點，你向我說的中間也有點兒是真話麼？

阿爾芒 你問出這樣的話來！

瑪格瑞特 那麼好，我們握握手；請你下午天再來，常常來，我們再細細的談。

阿爾芒 多承盛情了，可是我覺得還不够。

瑪格瑞特 既然你對於我，已經有過了一番的盛意，那麼，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要求什麼就要求什麼。

阿爾芒 請你不要這樣說，我不願意你用笑話來回答我的正話。

瑪格瑞特 我不說笑話了。

阿爾芒 那麼回答我的話吧！

瑪格瑞特 什麼話呢？

阿爾芒 你顯不願意被人家愛？

瑪格瑞特 那要看是誰。

阿爾芒 是我。

瑪格瑞特 愛了呢？

阿爾芒 愛了之後，就一直用深摯的愛情永遠無窮的愛下去。

瑪格瑞特 永遠無窮的愛下去？……

阿爾芒 是。

瑪格瑞特 那麼，要是我馬上就相信你這句話，你向我說什麼呢？

阿爾芒 (面上充滿着熱情) 我說……

瑪格瑞特 你所說的，恐怕也不過是別人所說的話吧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的壽命總比別人短，我這一世總是過的很快的。不過，你也很可以放心，雖然說是你的愛情是無窮的，我的壽命是短促，恐怕我能生活的時間，總比你愛我得時間還要長哩。

阿爾芒 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現在呢，你的精神已刺激得弱了；聽着你說的聲音，也就可以證明你的誠意；你的話，也許不見得說過了就算。這些真情的表現，應該當受到一些報酬才好。你就拿這朵花去吧。

(從褲上一束紅色茶花裏取出花朵遞給阿爾芒。)

阿爾芒 拿了有什麼用處呢？

瑪格瑞特 仍舊拿來給我。

阿爾芒 什麼時候拿來？

瑪格瑞特 (到它萎謝的時候)。

阿爾芒 它要到什麼時候才萎謝呢？

瑪格瑞特 無論什麼花，却不過二草一木的功夫就萎謝了。

阿爾芒 (熱情地) 唉！瑪格瑞特，我真的快樂極了。

瑪格瑞特 這很好，再說一聲你愛我罷。

阿爾芒 是，我愛你！

瑪格瑞特 現在你可以去了。

(阿爾芒後退兩步又重新扶到瑪格瑞特之前吻一下她的手，然後下。

阿爾芒 我去了。

(兩壁飯廳裏仍然充滿着笑聲及唱聲。

瑪格瑞特 爲什麼不？——有什麼好？——我的生命就在這兩句話中糾纏不清，也就整個的消滅在這兩

句話中啊。

卡新東 村歌合唱！

(大家一齊推過來合唱。

這是幸福的一天！

跟着這最好的日子，

讓我們來聯起那

結婚的火把，

和那美麗的好花……

聖戈登

杜法爾夫婦萬歲！

奧玲珀

這裏就是結婚跳舞廳了！

瑪格瑞特

應當是我來同你們跳舞。

聖戈登

我可是真快活啊！

（均化粧跳舞。）

（閉幕）

第一幕

瑪格瑞特的梳粧室。瑪格瑞特去在梳粧台的旁邊，鄧玲正在空中來來紛紛的收拾東西，布魯當絲從外頭走進來。

瑪格瑞特 晚安！我的好朋友，你見着了公爵沒有？

布魯當絲 見着的。

瑪格瑞特 他給了你沒有？

布魯當絲 這就是。（拿出許多鈔票給瑪格瑞特）你借三四百法郎給我好嗎？

瑪格瑞特 你拿錢是了，你向公爵說過我要到鄉下去麼？

布魯當絲 說過我對公爵？

瑪格瑞特 他說什麼？

布魯當絲 他說你的辦法很好，你能夠鄉下去，你的身體一定會變好的。你究竟去不去呢？

瑪格瑞特 我希望去。我今天要去把那房子看上一回呢。

布魯當絲 要多少租金呢？

第一幕

瑪格瑞特的梳粧室。瑪格瑞特去在梳粧台的旁邊，鄧玲正在空中來來紛紛的收拾東西，布魯當絲從外頭走進來。

瑪格瑞特 晚安！我的好朋友，你見着了公爵沒有？

布魯當絲 見着的。

瑪格瑞特 他給了你沒有？

布魯當絲 這就是。（拿出許多鈔票給瑪格瑞特）你借三四百法郎給我好嗎？

瑪格瑞特 你拿錢是了，你向公爵說過我要到鄉下去麼？

布魯當絲 說過我對公爵？

瑪格瑞特 他說什麼？

布魯當絲 他說你的辦法很好，你能到鄉下去，你的身體一定會變好的。你究竟去不去呢？

瑪格瑞特 我希望去。我今天要去把那房子看上一回呢。

布魯當絲 要多少租金呢？

布魯當絲 是的。

瑪格瑞特 你見過他愛過別的女人沒有？

布魯當絲 從來沒有。

瑪格瑞特 這是真話？

布魯當絲 手真真確的。

瑪格瑞特 你看他說到了他的母親和妹子的時候怎樣，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個好心眼兒的人。

布魯當絲 這樣的人沒有十萬八萬磅的租，真是太不幸！

瑪格瑞特 你錯了，這才是大幸，一定是沒有租金的人才可以談愛，懂得愛的（引布魯當絲的手，放在

她自己的胸口）瞧！

布魯當絲 什麼？

瑪格瑞特 我的心跳了你不覺得嗎？

布魯當絲 爲什麼心跳？

瑪格瑞特 爲的是十點鐘了，他快來了。

布魯當絲 噯，你竟愛他到了這一步？我可要當心些，不要學你的樣。——可是這樣還不好嗎？你自己

說吧！

瑪格瑞特 (向娜玲) 去開門，娜玲。

娜玲 還沒有人叫門呀。

瑪格瑞特 我說叫的了。(娜玲下)

布魯當絲 我的好朋友，我去替你祈禱吧。

瑪格瑞特 爲什麼？

布魯當絲 因爲你在危險中。

瑪格瑞特 也許是。

(阿爾芒從門外進來，見瑪格瑞特，趨就之)

阿爾芒 瑪格瑞特！

布魯當絲 你連晚安都不向我說一聲，你真有點忘恩負義！

阿爾芒 對不起對不起，我親愛的布魯當絲你好嗎？

布魯當絲 是時候了！孩子們，我去了；家裏還有人等着我咧，再會。(布下)

瑪格瑞特 阿爾芒，來，坐這兒來；(要阿爾芒坐在其膝上)

阿爾芒 別廢！

瑪格瑞特 你是不是永遠這樣愛我。

阿爾芒 不。

瑪格瑞特 怎麼？

阿爾芒 我以後還要比現在的愛加上一千倍。

瑪格瑞特 今天你做了些什麼事？

阿爾芒 我去看過了布魯當絲，戈斯脫夫，尼采特三人。所有能聽得見人家談到瑪格瑞特的地方，我都到過了。

瑪格瑞特 晚上呢？

阿爾芒 晚上嗎，本來是父親有信來，說去陶爾斯等我，叫我去。我回信說走不開，請他不要等我了。你瞧，我現在不是坐在火車裏往陶爾斯去嗎！

瑪格瑞特 不過，你也不應當在你父親面前鬧別扭。

阿爾芒 那沒有什麼關係。你呢，你今天做了些什麼事？

瑪格瑞特 我嗎？我在這兒想你。

阿爾芒 真的麼？

瑪格瑞特 自然真的，我還想了一些方法。

阿爾芒 真嗎？

瑪格瑞特 真的。

阿爾芒 那麼請給我聽！

瑪格瑞特 將來說。

阿爾芒 爲什麼不馬上說？

瑪格瑞特 亦許是你愛我的程度還沒有够。要等到可以實現的時候，那麼，我才向你說。現在你只須等到我所想的法子，都是爲了你的。

阿爾芒 爲了我？

瑪格瑞特 是，爲你，爲的是我太愛你了。

阿爾芒 瞧，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瑪格瑞特 你就是問到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阿爾芒 我請你務必告訴我。

瑪格瑞特（躊躇了一會）難道我對於你，竟不能守得一點秘密麼？

阿爾芒 我聽你說。

瑪格瑞特 我想着了一個方法。

阿爾芒 什麼方法。

瑪格瑞特 我只能把這個方法的結果告訴你。

阿爾芒 結果是什麼呢？

瑪格瑞特 要是我們兩人能同到鄉下去過夏，你快活不快活呢。

阿爾芒 那還要問？

瑪格瑞特 這就好，要是我的方法能有結果，在兩禮拜之後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就再沒有別的事，很可

以同你到鄉下去過夏了。

阿爾芒 用了什麼可以達到目的呢，你難道就不能告訴我麼？

瑪格瑞特 那不能。

阿爾芒 是不是你獨自一個人想出來的方法，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你說起這樣的話來！

阿爾芒 請你回答我，就是了。

瑪格瑞特 也好，是的，是我獨自一個人。

阿爾芒 是你獨自一個人去辦理這件事麼？

瑪格瑞特 （又躊躇了一會）是的，是我獨自一個人。

阿爾芒 （站起來）你讀過馬儂雷加這一部書沒有？

瑪格瑞特 讀過的。

阿爾芒 你看底格歐這個人怎樣？

瑪格瑞特 你爲什麼問這個問題？

阿爾芒 書中說起，有一次，馬儂也想了個方法，去向一位貴族名叫B先生的要了錢，給他自己和底格歐兩人花用了，瑪格瑞特，你內心易總比馬儂好些；我呢，我也總比底格歐正派些！

瑪格瑞特 這就是說？

阿爾芒 這就是說，假使你所想的方法是這一類的方法，我可不能承受。

瑪格瑞特 很好，我的朋友，我們就不要再提起吧……今天天氣很好啊，是不是呢？

阿爾芒 是的，很好。

瑪格瑞特 香市寧有很多很多的遊人呢！

阿爾芒 很多。

瑪格瑞特 怕要過幾天，沒有月亮了，人才會少吧？

阿爾芒 （不耐煩）唉！月亮不月亮，關係我什麼事呢？

瑪格瑞特 那麼，你叫我向你說些什麼呢？方才我向你說我愛你，我要給你個愛你的證據，你又發起脾氣來了，那麼，我也只能向你說說月亮了。

阿爾芒 瑪格瑞特，你究竟要怎樣？你這種念頭，只須有得一點，就馬上可以使我妒忌怨恨。……才向我所說的話是……

瑪格瑞特 是不是我們再回轉去說那一句話？

阿爾芒 哦！上帝，我們再回轉去說那一句話。你所提出的辦法，真叫我快樂得發瘋，不過辦這件事以前的那一種祕密……

瑪格瑞特 又來了，你也好好的想一想吧！你是愛我的，你也願意離開了這討厭的巴黎同我到鄉下去過些時，是不是呢？

阿爾芒 是的，我這願做。

瑪格瑞特 我呢，我也愛你，我也願意這樣。可是要這樣，就要在我所缺乏的東西上想一點辦法。你對於伯爵，並沒有什麼妬忌。你也知道你我兩人的結合，中間有何等樣的純潔的感情。那麼，這一件事你就任我一個人去辦好了。

阿爾芒 不過……

瑪格瑞特 我愛你。就這樣算說定了罷！

阿爾芒 可是……

瑪格瑞特 這就算說定了罷！……

阿爾芒 慢慢想一想。

瑪格瑞特 那麼，你明天來看我；我們再談。

阿爾芒 怎麼，我明天來看你，你就叫我走嗎？

瑪格瑞特 我不是叫你走。你還可以再坐一下。

阿爾芒 再坐一下！你還有別人要來嗎？

瑪格瑞特 瞧？你又來了。

阿爾芒 瑪格瑞特，這是你欺負我！

瑪格瑞特 我同你：你認識了我有幾天了？

阿爾芒 四天。

瑪格瑞特 你憑什麼可以強迫我接待你？

阿爾芒 沒有什麼。

瑪格瑞特 那麼，要是不愛你，我有沒有權利可以像我對仕華威隨和許多不相干的人一樣請你吃閉門羹呢？

阿爾芒 那自然。

瑪格瑞特 那麼，你只求得到我的愛就是了，還要埋怨什麼呢？

阿爾芒 對不起，原諒我，一個個原諒我！

——人——

瑪格瑞特 你如果老是這樣，我一生就只在原諒你當中過日子了！

阿爾芒 那一定不會：這就是最後一次了，我走了。

瑪格瑞特 那麼再見。明天正午十二鐘請過來，我們一塊吃午飯。

阿爾芒 那麼，明天見吧。

瑪格瑞特 明天見。

阿爾芒 十二點嗎？

瑪格瑞特 十二點。

阿爾芒 一定麼？

瑪格瑞特 怎麼？

阿爾芒 你沒有別人要來嗎？

瑪格瑞特 又來了！我同你說我愛你，在全世界中我只愛你一個人。

阿爾芒 那麼再見！

瑪格瑞特 再見，我的大孩子。

（阿爾芒猶豫一會走出，瑪格瑞特仍在原處獨白。）

瑪格瑞特 在一禮拜之前，有誰來向你說：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一個陌生的女人，能於這樣短的時間內，就抓住了我的心和每一個想念。抓得這麼牢。他愛我的深，真是無以復加了。就我所知道的，如果我现在對於他才可以算得愛，那麼我就算從沒有愛過別的人。可是爲什麼要把一種快樂犧牲掉呢？爲什麼他就不隨他自己最狂妄的心意做去呢？我又是個什麼？我不過是天地間偶然生下的一個動物罷了！那麼就聽憑偶然的擺佈，要怎麼就怎麼吧！這於我都是一樣，我只

覺得我現在的幸福愉快，是我從過沒有過的。這也許是因為從來都有一種不好的心理才這樣

——我們這一般的女人，都以為人是愛我們的，而我們是從來不愛人的，因此一旦碰着了——個心上所料不到的事，就連我自己的處境都弄糊起來。

（那玲從外面進來，瑪格瑞特仍坐原處。）

那玲： 伯爵到。

瑪格瑞特： 伯爵晚安！

伯爵： （就躬其手）晚安，好朋友，今晚上怎麼樣，身體好嗎？

瑪格瑞特： 很好。

伯爵： （靠爐邊坐下）哦！天氣真冷，你寫信約我十點半來，看看，我的表多難！

瑪格瑞特： 多謝。我親愛的伯爵，我有話要向你說啦。

伯爵： 你吃過夜飯沒有？

瑪格瑞特： 爲什麼？

伯爵： 我要同你一起去吃夜飯，我們有話就在吃夜飯的時候一起談啦。

瑪格瑞特： 你幹了麼？

伯爵 到了吃夜飯的時候總是餓的。我方才在俱樂部裏吃晚飯，真吃得太壞！

瑪格瑞特 你們在俱樂部裏做些什麼事？

伯爵 到我走的時候，他們賭起錢來了。

瑪格瑞特 聖戈登輸了沒有？

伯爵 只輸了五百法郎，他可好像輸了幾萬法郎似的叫起來啦。

瑪格瑞特 前幾天，他知莫玲珀在我這里吃夜飯的。

伯爵 還有什麼人沒有？

瑪格瑞特 還有卡斯東：你認識麼？

伯爵 認識的。

瑪格瑞特 還有阿爾芒杜法爾先生

伯爵 阿爾芒杜法爾是誰？

瑪格瑞特 他是卡斯東的朋友。此處還有布魯漢絲。我們這麼許多人在一塊兒吃夜飯，頑笑鬧得真够呀！

伯爵 要是我知道了，我也來了，哦，我想起來了，剛才我進門的時候，這里走出去了一個人，那是

誰？

伯爵 當我下車上樓的時候，他就跟着我走，像要認識我是什麼人樣，等到我發覺了，他就走了。

瑪格瑞特 (自語) 這難道是阿爾芒麼？(按鈴)

伯爵 你要什麼東西？

瑪格瑞特 我要向娜玲說句話。(低聲對娜玲) 你下樓到橋上去看看，是不是阿爾芒先生還在那裏，可不要給他知道了，看了之後就回來告訴我。

娜玲 是的，小姐。(下)

伯爵 有一新聞知道嗎？

瑪格瑞特 什麼新聞

伯爵 買國基已經結婚了。

瑪格瑞特 是我們那個「波爾王子(伯爵子之暱名)」麼？

伯爵 不是是誰呢？

瑪格瑞特 同誰結的婚？

伯爵 你猜猜看。

瑪格瑞特 這個人我也認識嗎？

伯爵 告訴你吧，就是那小愛達。

瑪格瑞特 糟糕！愛達太不應該！

伯爵 你錯了，賈國基才不該。

瑪格瑞特 好朋友，我向你說：要是一個有身分的男人娶了個像愛達那樣的一個女人，這並不是那個男人胡鬧，實在是在那個女人有意要做一件壞事，你的「波蘭王子」就從此毀了，聲名也從此掃地了；何說他之要娶愛達，無非是爲着有你辛辛苦苦替他收拾西湊起來的一兩萬磅的租金吧了。

（娜玲上，低聲向瑪格瑞特。）

娜玲 姑娘，沒有，外面沒有什麼人。

瑪格瑞特 我親愛的伯爵，我們現在應該談一點正經事了。

伯爵 正經事！我可願意談些快活的事。

瑪格瑞特 你喜歡快活的了，等一會就談吧。

伯爵 那麼我聽您談吧。

瑪格瑞特 你有現錢麼？

伯爵 我？從來沒有現錢。

瑪格瑞特 這就應該沒法子。

伯爵 那麼，是你要用錢麼？

瑪格瑞特 當然是！我要有一萬五千法郎才過得去！

伯爵 糟糕！這可要好好的花！爲什麼要整整的一萬五千法郎呢？

瑪格瑞特 因爲是欠了人家的。

伯爵 是你要還債麼？

瑪格瑞特 是人家要我還。

伯爵 非還不可麼？

瑪格瑞特 非還不可。

伯爵 那麼，說過就算，我一定想法子。

（娜玲上。）

娜玲 小姐，有人送來一封信，說立刻就要交給你的。

瑪格瑞特 這辭深更半夜還有人寫信給我嗎？（折信）阿爾芒！這是什麼意思？（續）「就算是我愛的女兒吧，如果她要拿我來開玩笑，我可不答應我剛出你的門，就看見格萊伯爵進去了。我沒有聖戈登那樣的年紀與美德。請你原諒，我沒有百萬家私，這是我獨有的一個大錯。我們從此可以把我們是曾經相識過，而且是曾經自以為相愛過的這一件事，大家都忘去了。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巴黎了。阿爾芒。」

蘇玲

姑娘有回信沒有？

瑪格瑞特

就沒有。（蘇玲下）

瑪格瑞特

好！真是做了場夢！好不倒霉！

伯爵

這是封什麼信？

瑪格瑞特

好朋友，你問它是什麼信麼？這是給你一個好消息。

伯爵

怎麼？

瑪格瑞特

這一封信，是來送一萬五千法郎給你的！

伯爵

一送就這麼多，這種信我還是第一次接到。

瑪格瑞特

我方才向你要求的錢，現在用不着了。

瑪格瑞特 這辭深更半夜還有人寫信給我嗎？（折信）阿爾芒！這是什麼意思？（續）「就算是我愛

的女人吧，如果她要拿我來開玩笑，我可不答應我剛出你的門，就看見格萊伯爵進去了。我沒有聖戈登那樣的年紀與美德。請你原諒，我沒有百萬家私，這是我獨有的一個大錯。我們從此可以把我們是曾經相識過，而且是曾經自以為相愛過的這一件事，大家都忘去了。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巴黎了。阿爾芒。」

蘇玲 姑娘有回信沒有？

瑪格瑞特 就沒有。（蘇玲下）

瑪格瑞特 好！真是做了場夢！好不倒霉！

伯爵 這是封什麼信？

瑪格瑞特 好朋友，你問它是什麼信麼？這是給你一個好消息。

伯爵 怎麼？

瑪格瑞特 這一封信，是來送一萬五千法郎給你的！

伯爵 一送就這麼多，這種信我還是第一次接到。

瑪格瑞特 我方才向你要求的錢，現在用不着了。

伯爵

我的好朋友，據我看來這件事於你太不利，你真煩惱了。

瑪格瑞特

那沒有什麼。（叫剛走進的娜玲）給我一頂帽子，一個披肩。

娜玲

姑娘要那一頂？

瑪格瑞特

帽子隨便拿一頂就是，披肩挑一條輕一點的。（向伯爵）我的好朋友，我說什麼事我們應當

朋友認真了。

伯爵

對啊！我一向就是這樣的。

娜玲

（向肩交）瑪格瑞特）姑娘不嫌冷麼？

瑪格瑞特

不。

娜玲

要不要等你？

瑪格瑞特

不用，你去睡好了，也許我回來得很遲。伯爵，我們走吧！（兩人下）

娜玲

她又發生什麼事了，我看姑娘像是怪難受的。一定是方才送來的那封信，鬧出了亂子。（拾

她上信）啊，就是這封信。見鬼，這位阿爾芒先生簡直是一個朝三暮四的人。兩天以前才下

定了信，今天就拉倒，他這種生活，簡直是玫瑰花的生活，政客的生活。噫！杜凡諾亞太

太。

(布魯當絲上。)

布魯當絲 瑪格瑞特出去了嗎？

娜玲 剛出去。

布魯當絲 那裏去呢？

娜玲 去吃夜飯的。

布魯當絲 格萊先生同去的嗎？

娜玲 是的。

布魯當絲 他剛才接到一封信嗎？

娜玲 是阿爾芒先生的信。

布魯當絲 她看了說什麼沒有？

娜玲 沒有說什麼。

布魯當絲 她快回來的麼？

娜玲 不見得，恐怕回來得很遲。時候已經不早了，我你當早已睡睡了。

布魯當絲 我的燈已經睡了，翻睡者便有人來拜門……

（有人敲門）

娜玲 進來！

男僕 小姐覺得有點兒冷，叫我來拿一件大衣。

娜玲 小姐還在樓下嗎？

男僕 她在車子裏。

布魯當絲 你去說我請她上來。

男僕 可不是小姐一個人在車子裏。

布魯當絲 不要緊的，你去就是了。

（男僕下，阿爾芒在門外叫。同時布開窗答應。）

阿爾芒 布魯當絲！

布魯當絲 來了來了！又是一個沒有耐心的唉！這般吃酸朋友都是一樣的。

阿爾芒 怎麼樣？

布魯當絲 等一等！一會兒我即你就是了。

瑪格瑞特 （進來）我親愛的布魯當絲，你要同我說什麼話嗎？

瑪格瑞特 那開我什麼事？

布魯當絲 他要來同你說句話。

瑪格瑞特 我可不願接見他。而且我也不能接見他，有人在樓下等我呢。你就把這話告訴他吧！

布魯當絲 這樣的一個差使我可不能當。怕的是他要難爲了伯爵。

瑪格瑞特 怎麼？他打算怎麼樣？

布魯當絲 這我那里能知道？就是他自己也那里能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個有情人吧了。

（鄧玲從內面拿出皮大衣。）

瑪格 小姐要皮大衣嗎？

瑪格瑞特 等一等，現在不用。

布魯當絲 那麼你究竟怎麼樣，決定了沒有？

瑪格瑞特 這小子真要把我害死了。

布魯當絲 那麼你就從此不再見他吧。一件事既已到了這樣，那不如就聽其自然好。

瑪格瑞特 這真是你的意見，是不是？

布魯當絲 自然為妙。

瑪格瑞特 —— 此外他還向你說些什麼呢？

布魯當絲 看你的意思，還是要他來。那麼我就去找他吧。不過伯爵呢？

瑪格瑞特 伯爵，聽他等着就是了。

布魯當絲 還是索性要他走了好。

瑪格瑞特 你的話不錯。那玲，你下樓下對伯爵說，我病了不能去吃夜飯了，對不起得很。

那玲 是，小姐。

(那玲上，向窗叫阿爾芒。)

布魯當絲 阿爾芒！來吧！哦！我只喊了一聲「來」，他就直奔過來了。

瑪格瑞特 他來了你也不要去。

布魯當絲 那不行。等他一到，一會兒你就要叫我去的，我還不如馬上就去的好。

那玲 小姐，伯爵去了。

瑪格瑞特 他沒有說什麼呢？

那玲 沒有。



「……」

瑪格瑞特，我到底又見到你了！

布魯當絲 孩子們，我走了。（下）

阿爾芒 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你要什麼？

阿爾芒 我要你懷恕我。

瑪格瑞特 你不會得到我的懷恕的！要是只是感情的妒忌，寫一封情詞憤恨的信來，我也並不會見怪，

可是你竟寫了這樣一封情詞決絕，信口污辱的信來，真使我有點兒受不了。我爲了你，已經

受到不少的痛苦和委屈了。

阿爾芒 難道我爲了你，就沒有受到一點痛苦和委屈麼？

瑪格瑞特 要是你爲了我受了痛苦和委屈，那就決不是我存心要你受，而事實上無可奈何的。

阿爾芒 方才我看伯見爵來了，我想，也許爲了伯爵，所以你才要我走，於是我簡直發了狂，精神中

經完全失掉了控制能力了，結果我硬寫了那封信。可是，我希望你回信，而你竟沒有，我又

……

以後不能再見到你，我簡直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於是我覺得與別間，我的周圍雖然全是空空洞洞的了。唉！瑪格瑞特，你沒有忘記吧，雖然我與你相識只有幾天，可是兩年以前就開始愛你的。

瑪格瑞特

也好，你現在下個決心吧。

阿爾芒

什麼決心？

瑪格瑞特

就是決心走，離開巴黎。這不是你信裏的話麼？

阿爾芒

我走得了麼？

瑪格瑞特

可是總得要走。

阿爾芒

總得要？

瑪格瑞特

是，總得要，這不但爲了你，而且也是爲了我。我所應的地位，實在不能容許我再見你。

尤其是不許我再愛你。

阿爾芒

你不能給我一點愛嗎？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我以前是愛你的。

阿爾芒

現在呢？

瑪格瑞特 現在我想了一想，我所希望過的事是不可能的。

阿爾芒 不過，要是你愛我，你就不應該接待伯爵，至少是今天這一晚總不應該接待他。

瑪格瑞特 對，所以我們還是少話點的好，愈說就愈深了。我年紀青，也發貌，可以使你快樂，我是個好姑娘；你也是一個好孩子。那麼，你對於我，只須把好的部份取去，把壞的部份留下就是，此外就什麼也不用管了。

阿爾芒 這可不是你方才同我所說的話了。你方才和我商量，說要與我兩個人離開巴黎，離開煩囂，同到別一個地方去過上幾月；我有了這個希望，可是一會兒又看見伯爵來了，使我覺得這個希望不一定能實現，我的內心當然很難過的。

瑪格瑞特 爲的是你還不知道你自己所說的是什麼。

阿爾芒 那麼，爲什麼呢？

瑪格瑞特 爲什麼？你要知道嗎？爲了我那一種夢剛做頭，就已一直想到了它的結尾了；爲了有些時候，我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過得厭倦了，就常想到還換一種生活方式，爲了我們煩瑣的生活中，我們的頭腦，我們的性格，我們的意識還仍舊是活着，而我們的心，也充滿着熱情而找不到安置的地方，因此我們就只有憂鬱了。事實上，也有許多愛我的人，據他們自己說爲了

我們顯得個家破產的，其實那只是爲了我們，還不是爲了他們自己的虛榮麼？我們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在愛方面，該處於第一位；而地位的待遇，就到最後一位去了。我們也有些朋友，像布魯當絲這樣一類的人，這一類人對我們所盡的友誼，至多也只像主僕一樣的情感，要他們忘去了自己的利益，誠心真意的爲着我們，是永遠不會有的事。我們在他們眼裏，究竟是毫無關係的人，他們只是常到我們家中來走走，或者是常在我們車子裏舒舒服服的坐坐罷了。因此，在我們週週，無非是墮落，恥辱，欺騙而已。所以我常常夢想，可是從沒有敢向什麼人說過，夢想能够遇到一個人格高尚的人，他願意做我理想中的愛人，並不以爲我們這樣的人會沾污他。這一個人，本來公認很可以當得起。但是他年紀太老了，在保護上和安撫上，都滿足不了我的要求，因此在我的靈魂中，不得不另外尋求一個人。後來碰巧遇到你了，你，年紀又輕，又是個英俊愉快的人物。你爲我所洒的眼淚，你對於我健康的關心，你在我清時一次次的秘密訪問，你的直爽，你的真摯，沒有一件事不使我看出你恰恰是我要尋求的一個人，是我墮落在煩惱的孤寂的深處想要呼喚的一個人。因此一時就把將來的一切，完全感覺在你的愛情上面了。因此我就夢想着鄉村，夢想着純潔，我就沉醉於兒童時代的回憶裏。一個人無論他將來變成什麼樣子，總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的。但是這樣的願望是不可能

的，你這封信給我證明了。你該你要知道，現在你完全知道了麼？

阿爾芒

那麼，你以為我聽了這廢話，就可以同你分別麼？幸福已來找到了我們，我們反而能自己鑄

開嗎？瑪格瑞特，不，我敢担保，你的夢想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我們再不要胡思亂想，我們都是青年，我們互相戀愛，我們循着愛情的路向前邁進吧！

瑪格瑞特

阿爾芒，不要欺騙我，你想一想，如果將來我再受一次強烈的情感的刺激，就馬上要把我急死的。你不要忘記：我是什麼人呢？

阿爾芒

你是個子，我愛你！

（瑪格在門外聽門裏瑪格瑞特倚在阿爾芒頸上）

瑪格

小姐！

瑪格瑞特

什麼事？

瑪格

有人送來一封信。

瑪格瑞特

（笑）哦，信啊！今天晚上送信的可真多啊！是誰的？

瑪格

是怕信的。

瑪格瑞特

要回信不送？

「總之，心裏。」

「瑪格瑞特，就說沒有回信了。」

（閉幕）

第三幕

在巴黎郊外的一個鄉村式房屋的客廳裏，火爐的位置裝着後面的牆壁，爐架上燒的是不透明的白玻璃。火爐兩旁有兩道門，可以看得見屋外園子裏的景色。

娜玲，在吃過中飯以後，正把一個茶盤收拾好了要拿出去，布魯當絲進

布魯當絲 瑪格瑞特那裏去了？

娜玲 小姐剛同尼采特小姐和戈斯脫夫先生吃完了飯，到外面園子裏去了。他們兩位今天要在這裏

玩一天又哩。

布魯當絲 那麼我也去看看他們。

（娜玲出阿爾芒入）

阿爾芒 布魯當絲，我有話同你說。兩禮拜以前，你不是坐了瑪格瑞特的車子回巴黎去的麼？

布魯當絲 是的。

阿爾芒 可是去了之後，車子也沒有還來，馬也沒有還來。一禮拜以前，你走的時候，你說怕冷，就

帶了瑪格瑞特的披肩去了，可是借去了也沒有還來。到昨天，她又把手圍鑽石交給佈，說是拿去修錶的，這也只是她說說罷了。——究竟這車子咧，馬咧，披肩咧，鑽石咧，現在還到那兒去了？

布魯當絲 總要我向你說實話麼？

阿爾芒 我請求你說實話。

布魯當絲 馬車已經還還給車行了，救回了一半錢。

阿爾芒 披肩呢？

布魯當絲 穿去了。

阿爾芒 鑽石呢？

布魯當絲 今天早上講好了。——我現纔是拿合同來給瑪格瑞特簽字的。

阿爾芒 爲什麼不早點兒把這些事告訴我呢？

布魯當絲 是瑪格瑞特不願意給你知道。

阿爾芒 那麼爲什麼要把那些東西賣去呢？

布魯當絲 爲的是救了人，爲的能救我呀！——唉！我的好朋友，你以爲能用錢相救了，錢照了巴黎，到

這裏是享清閒，就高事如意，什麼事不管了麼？可錯了！你該知道詩的生活以外，還有一個實際的生活。我現在從公爵那裏來。我的意思，以為這樣的犧牲，要是無法子可想，總該想法子免除。但是公爵的意思很堅決。要是瑪格瑞特不願意和你脫離關係，公爵就什麼都不願意拿出來了。而瑪格瑞特的意思，天曉得，她那里願意和你分開呢？

阿爾芒

瑪格瑞特真好啊！

布魯當絲

是，瑪格瑞特真好啊，可是太好了，她這樣的留下去，不知道要鬧到怎樣的一個收場呢？她現在除還債之外，已決心把她所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一起賣去。我身上還有一張拍賣清單，是她所委託的經辦人剛才交給我的。

阿爾芒

那麼她欠人家一共多少錢？

布魯當絲

至少也有五萬法郎。

阿爾芒

你替我向債主們請求寬限十五天，十五天後我一起還清。

布魯當絲

你想法借錢麼？

阿爾芒

是。

布魯當絲

這好！如果你同你父親鬧起來了，把你一身的家業也從此斷絕了。

阿爾芒

將來的事，我滿不在意，我早已寫信給替我掌管產業的人，說我願意把我母親遺下的一份產業，轉讓給別人。現在回信已到，轉讓的契約也已辦妥，還有一點形式上的手續，今天我就上巴黎簽字去。你見了瑪格瑞特，無論如何你阻止她，勸她不要再賣……

布魯當絲

那樣我帶來的契約合同，要不要交給她呢？

阿爾芒

到我走過之後，你當作我沒有同你說什麼，仍舊交給她，我們講的話，不要讓她知道，她拿了，靜着吧！

（瑪格瑞特進門時，以食指放在口邊，示意於布魯當絲，囑其不可多言）

阿爾芒

（向瑪格瑞特）好孩子！來給我罵布魯當絲。

瑪格瑞特

爲什麼？

阿爾芒

昨天我請她到我家所去看看，說如果有信，就給我帶來。因爲我離開了巴黎已有兩個禮拜了。好！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件事忘記了。因此我現在，不得不離開一兩點鐘。我已有一個月沒有寫信給我父親。現在沒有人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就是我的僕人也不知道，因爲給他們知道了，就不免有許多討厭的事。今天天氣很好，又有尼采特戈斯脫夫在這兒陪你。我出了門，跳上一輛馬車就去了，看看我的寓所一會兒就回來。

勃格瑞特 好，你就去吧。可是你一個月沒有寫信給你父親，並不是我聽錯。我是屢次催你寫信給他的。

• 你現在就去吧。快些回來。你回來的時候，我和尼采特戈斯脫夫，準邊在這兒談天哩。

阿爾芒 只消過一點鐘我就回來了。

勃格瑞特 (送阿爾芒到門口，回頭向布魯當絲) 什麼都辦好了麼？

布魯當絲 都辦好了。

勃格瑞特 那些合同呢？

布魯當絲 這就是，經紀人在下午還要上這兒來同你本人接一接頭。現在我要吃飯去，我真餓得要死

了。

勃格瑞特 去吃飯，你愛吃什麼同娜玲要就是了。

(布魯當絲下)

勃格瑞特 (向尼采特戈斯脫夫二人) 你瞧；我們就這樣地在這兒做了三個月了。

尼采特 你快活麼？

勃格瑞特 你看我快活不快活！

尼采特 就早就這樣的說過，真正的幸福，只須內心安寧就是了。我和戈斯脫夫兩人，從前也

談過好多次。——瑪格瑞特不知要到那一天，兩船愛上甚麼樣子一個人，安安穩穩的過活？」

瑪格瑞特 現在可好了，你們的祝願，已經成了事實；我已經愛着了人，我也的確很快樂，可是，這還是看見了你們倆的愛，和由愛而來的幸福，才使我決心改變我的生活的。

戈斯脫夫 事實上，我們當真很快樂，尼采時，你說是不是呢？

尼采時 是呀；而且這種的快樂，也並不是要費了許多金錢才能換得來的。（向瑪格瑞特）你是個大人物，從來沒有上我們那邊去看看，要是去看過的話，我想你也情願採取和我們一樣的生活方式了。你以為你現在的生活，已經很簡單的了，要是你看見了我們的房子，可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我們是在 *Wing* 路一幢房子的五層樓上，租了兩個小房間，開窗出去，可以看見一個花園，園子的主人可從來不到園子裏去的。——你看，爲什麼世間上有這樣的人，自己已有花園，可從來不進去走走的。

戈斯脫夫 我們的生活，很有些德國小說的風味，也可以說，有點兒像哥德的小詩，配上彭貝爾特的音樂。

尼采時 我勸你坐着瑪格瑞特面前，說話總是隨觀些。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抑這些也好了。

你若是溫和得像一隻羊，柔弱得像一隻小鴿子。（向瑪格瑞特）你不知道他現在打算要搬家麼？他說我們的生活太簡單了。

戈斯脫夫 不是嫌生活太簡單，是嫌房子太高了。

尼采特 只要你不出門，你就不覺得在那一層樓上了。

瑪格瑞特 你們兩位真好，真有趣。

尼采特 現在他有了六千磅的租金，他竟不要我做工了。有一天，他還說要替我買一輛馬車呢。

戈斯脫夫 也總有一天要買的。

尼采特 慢慢等吧，我們有的是時候。最要緊的是總得要等你的伯父對於我的態度，稍稍改變了一點

，要等他承認了你是他的承繼人，也承認了我可以做他的姪媳。

戈斯脫夫 他近來也漸漸的提起你來了。

瑪格瑞特 （向尼采特）想來他還不認得你罷？要是他見了你，怕要喜歡得發狂呢。

尼采特 他這位伯父先生再也不願意見我。像他這一類的伯父，總以為要是他姪兒們相識了什麼個

上裝塊布巾的下層階級的女子，那就一生都斷送了。因此他老是要他和什麼大家女子結婚。

你曉得我難道就不是一個大家女子麼？

戈斯脫夫 他將來也總可以慢慢的改變，不至於十分堅持的。只要看看自從我做了律師以後，他對我也寬容不少了。

尼采特

（向瑪格瑞特）不錯，我真忘記了，沒有向你說；戈斯脫夫做了律師了。

瑪格瑞特

那麼我將來就請他辦我的案吧。

尼采特

他也打了一次官司咧！我也到法庭去聽的。

瑪格瑞特

打勝沒有？

戈斯脫夫

沒有，完全的打敗了。我的當事人被判決罰做苦工十年。

尼采特

幸虧這樣。

瑪格瑞特

爲什麼呢？

尼采特

因爲他所辯護的一個人，是個著名的地痞。你瞧，律師所做的就是這種奇怪的行業！因此，

要是有一個律師能夠說：『我替一個殺父母殺子的兇犯辯護過，我的本領，使法官告了罪，回到社會中來，使社會上又有這樣的一個必不可少的裝飾品』，這種的律師真是個大人物了。

瑪格瑞特

正惟律師是這一類的東西，所以我們不久就要恭賀結婚了。

戈斯脫夫：難道我頭結婚麼？

尼采特：怎麼，先生，你說難道你要結婚？我的意思，可很希望你結婚，尤其是希望你和我結婚！你

瑪格瑞特：一件我不到比我更好的女孩子哩，而且比我更愛你，可以和她結婚的人就簡直沒有！

瑪格瑞特：那麼你在什麼時候呢？

尼采特：不久了。

瑪格瑞特：你當然是很快樂的啊！

尼采特：是不是你將來也和我一樣呢？

瑪格瑞特：你要我嫁給誰？

尼采特：阿爾芒。

瑪格瑞特：阿爾芒麼？他是只有愛我的權利，可並沒有娶我的權利。我呢，我也只要得到他的心就夠了，

並不要在他身上得到什麼名義。尼采特，你該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在我們女人身上是洗

不掉的醜惡。這種醜惡，我們不應當把它轉移給丈夫，使他連帶受辱。假使我要阿爾芒娶我

的話，他明天就可以同我結婚了，但是我太愛他了，我不願意要求他來陪着我犧牲。

戈斯脫夫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戈斯脫夫 你真是個誠實的人，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不是，我的思想是和誠實的男子的思想一樣的。而且我一向就是如此。現在我非常快樂，爲的是我已有了——一種幸福，是我從前所決不致希望的。我感謝上帝，我再不敢有別種的妄想。

尼采特 我說，戈斯脫夫是個不顧一切的人，要是他是阿爾芒，他一定和你結婚了。戈斯脫夫，你說是不是呢？

戈斯脫夫 亦許是。何況女人的貞操，應當看她第一次所用的愛情，而不是看她第一次所結交的男人。

尼采特 這是說，她第一次所用的愛情，未必就用在她第一次所結交的男人身上。這種事到是

的！

戈斯脫夫 (與之握手) 而且眼前就是，是不是呢？

尼采特 (向瑪格瑞特) 只要你能够快樂就是了，此外就甚麼都不問了。

瑪格瑞特 我現在真是快樂。從前有誰向我說，我瑪格瑞特，也有一天，完完全全的生活於一個男人的愛情之中，整天兒坐在他的旁邊，做做活，讀讀書，聽他說說話呢

尼采特 就像我們倆一樣。

瑪格瑞特

我可以像你們直說，爲了你們都相信我，是用誠意來聽我的話。我現在已經把從前一切都忘了。從前的我與今天的我，中間劃分得清清楚楚，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女人，而且第二個女人，幾乎再也不去想第一個女人了。記得那一天，我身上穿了件白衣裳，頭上戴了頂大草帽，雙膊上搭了件大衣，是預備晚上可以披披的。我和阿爾芒兩人在塞納河中坐了只小船，任潮水隨便的飄去，飄到了一個小島旁邊，在樹陰下，船就自己停了。那時，我的心中才完全瞭然，這樣一個白色的影子是真的瑪格瑞特沒有疑同了。我從前買一束花的錢，可以比一個簡單家庭一年中用來買糧食的錢還要多，現在你看吧，這一朵花是今晨阿爾芒給我的，已够我好好的欣賞整花了。而且你們也知道，只要有了愛情，日子也就過得快了，一會兒就是一禮拜，一會兒又過一月了，一點沒有驚擾，也不覺得有什麼無聊。哦！我真快樂，可是我將來還要更快樂，因爲有許多是你們還沒有完全知道嘍。

尼采特

什麼事呢？

瑪格瑞特

不是你方才說，我的生活，比不上你們那麽樣的簡單嗎？不久你們便不會這樣說了。

尼采特

怎麼呢？

瑪格瑞特

我現在沒有給阿爾芒知道，已經決心把我巴黎那所房子裏所有的東西完全賣掉，我也不願意

再回到那裏去了。把當來的錢，除還債之外，就在你們那附近，租幾間好房子住下。這樣我們就安心的把從前的事忘掉，也安心的任隨人們把我們忘掉。到了夏天，自然要回到鄉間來，也可以不別住這這漂亮的房子。真須我一個小一點的就够了。世界上還有人要問什麼是幸福麼？你們把這一件事教會了我，現在如果他們來問我，我也就可以教給他們了。

琳玲

小姐，有一位先生就要請小姐說話。

瑪格瑞特

這大概是那個經紀人來了，請你們到花園裏去等我一等，我一會兒就來。回頭我們同上去。我們一塊兒去辦這些事好了。（昆與戈下，瑪向琳玲）請客人吧！

杜法爾

（上）是瑪格瑞特小姐嗎？

瑪格瑞特

是我，請問先生尊姓？

杜法爾

我是杜法爾。

瑪格瑞特

杜法爾先生！

杜法爾

是的，我就是阿爾芒的父親。

瑪格瑞特

（驚惶）阿爾芒不在這里，先生。

杜法爾

我知道的，小姐，我有幾句話，要向你解釋解釋。小姐，我的兒子爲了你，現在與那巴客名

家裏都關完了。

瑪格瑞特

先生，你窮了，天曉得，現在已經沒有人講我的壞話，我也從來沒有受過阿爾芒的牢騷。

西。

杜法爾

小姐，你的奢侈與浪費，是人人都知道的。照你這樣說，你是拿別人的錢來和我的兒子一塊用，我這兒子簡直是無恥極了！

瑪格瑞特

先生請原諒我。我是個女人，而且又在我自己的家裏，這兩層理由，却可以做我的保障，使你對我要有相當的禮貌。你是上等人，而且又是第一次見我，用這樣的口氣向我說話，真是我想不到。所以……

杜法爾

所以？

瑪格瑞特

所以要請你允許我向你說聲「再見」，這多半還是爲你，不是爲我。

杜法爾

實在，聽了你這樣的話，看了你這樣的態度，也就很不容易說你說的是假說，你的態度也是假裝的。不過人家向我說過，你從前是個危險的人。

瑪格瑞特

是的，先生，是危險的，對於我自己是危險的而不是對於別人。

杜法爾

小姐，無論危險也吧，不危險也吧，可是阿爾芒爲了你鬧得身家財產都關完，總不見得不是

事實呢？

瑪格瑞特 先生，我對我對於阿爾芒的父親所應負的誠實和尊敬再向你說一次，你錯了。

杜法爾 那麼，這一封信，是我們家裏的管事寫來的。他說阿爾芒要把他的一份產業變賣了現錢用，

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瑪格瑞特 先生，我極誠懇的向你說，要是阿爾芒當真的有這樣的一件事，那也是他瞞着我去做的，我

一點也不知道，因為他知道我，如果他要去想法找一點錢給我用，我一定硬拒絕的。

杜法爾 不過，你的話，未必一向就是這樣的說吧。

瑪格瑞特 先生，你的話也是真的，為的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用過我的錢。

杜法爾 現在呢？

瑪格瑞特 現在是完全兩樣了。上帝既然可憐我，送給了我一個懺悔的機會，我就該把我做女人的心底

裏所有一點純潔，完全傾倒出來用在愛情上。

杜法爾 你開始用吹牛的本領了。

瑪格瑞特 先生，請你聽我說，天啊，我也知道我們這一類女人的祈禱，是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不過

我已經有了世界上比金錢更貴重的一樣東西，我已經有了阿爾芒的愛，我最真摯的向你說

他要去找錢給我用，我確實完全不知道。

杜法爾 不過，小姐，你不能想空的生活，你總得要有點生活費吧。

瑪格瑞特

先生，你說這樣的話，逼得我不想再同你說下去了。可是我對於阿爾芒的父親，應該盡量表示我的尊敬，所以我不得不說。自從我認識了你的兒子後，我覺得他對於我的愛情，並不像別人對於我那樣的口裏借着愛的名義，實際想胡鬧一下就完事。因此我把我的鑽石，首飾，皮貨，馬車等，全部都賣了。沒有賣的也已講好了價錢，方才你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替我買賣東西的那個人來了。我已預備把我那所有的傢俱，圖畫等以及凡是他們哥哥修養品的完全託他賣去。要是你不相信這話！請看這一張單子吧。先生，你是偶然來的，總可以信我不假造了這張單子等你的吧！

杜法爾接過瑪的單子，有驚異之色。

杜法爾

你要把動用的傢俱賣來還債，把剩下的留着用麼？那麼，難道我錯了？

瑪格瑞特

是的，先生，你錯了。你方才是錯的。唉，我從前真是個瘋子。唉，我有的是一個不幸的過去，爲要洗刷這過去，所以我自從愛了阿爾芒之後，就預備把我的一切完全犧牲，直犧牲到盡爲止。唉，無論人家怎樣的向悠說我，請你相信我的心，看吧，我總還是一個好人。這些

時候，你知道更多一點，請你再看看吧，這是阿爾芒使我改變過來的，他愛我，我也愛他。他是他的父親，你一定也和他一樣是個好人，我求你不要對他說我的壞話了，因為他愛你，他也會相信你。我呢，因為你是他的父親，所以對於你也是非常敬愛的。

杜法爾

小姐，請你原諒我，我方才對於你實在太唐突了。我剛才不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也沒有料到你是這樣的。我來的時候，是爲了阿爾芒老不寫信給我，又聽得他在外面胡鬧，要變賣產業等，心上氣極了，就恣空的冤屈了你，小姐，請你原諒我。

瑪格瑞特

先生，多謝你向我說這樣的好話。

杜法爾

你既然有了這樣高貴的情感，我可更向你請求，請你把你對於阿爾芒的愛摺中的一個最大的證據，拿出來給與阿爾芒！

瑪格瑞特

哦，先生，我求你不要說這句話。我知道你所要來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一向就担心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對你要來總早來的了，可沒有，我感到非常快樂。

杜法爾

我現在氣也不了了，我們倆是兩顆最誠懇的心說話。雖然我們所說的方向不同，可是，我們的情愛，却是一樣的。這好像是我們互相妒嫉，爲了要證實我們各人所用的情愛，對於我們所同愛的一個人身上，究竟是誰多誰少，你說是不是呢？

瑪格瑞特

是的，先生。

杜法爾

你是個有大度的女人，是普通女人所比不上的，我現在向你說話，瑪格瑞特，你應當了解是

一個做父親的人，爲着他兩個孩子的終身幸福來向你求情的。

瑪格瑞特

爲着兩個孩子？

杜法爾

是的，我有兩個孩子，另外一個是女孩子，年輕貌美，誰都誇她像個天仙一樣。她也愛上了

一個男人。她也像你一樣是愛着了一個有爲的人。可是她在地愛上是沒有權利的所以我現在

正在準備結婚的事，我把這件事寫信告訴阿爾芒，好個阿爾芒，他完全做了你的人，也許這

信也沒有接到，也許我死了，他也不知道。這都不說了。我女兒她現在不久就要到別一個家

庭裏去。這是個清白的家庭，因其清白，所以對於我們的家庭，不免要求全責備，這個風氣

在外省尤其利害。你，你的情感如此高貴，在阿爾芒和我的眼睛裏，都是極端純潔的，可是

社會上一般人，並不這樣看啊。他們所看見的，只是你的過去，他們對於你，老是關緊了門

，一點憐惜和同情都沒有。現在在我女婿家裏，已經知道阿爾芒和你同居，而且向我聲明要是

阿爾芒這樣的繼續下去，那麼退婚的責任，就由我們担負。這樣說，不是一個和你無仇無怨

的女孩子的終身大事就會破壞在你身上嗎？瑪格瑞特，請你想想自己的愛情，再爲我女兒的

幸福理想。

瑪格瑞特 先生，謝謝你用這樣的好話來同我商量，我那里還能夠拒絕你呢？現在我已明白了你的意思，這是非常正當的，我可以離開巴黎，可以向阿爾芒遠離一些時候。這件事對於我是很痛苦的，但是爲了你，我願意這樣做，但願你從此不再當我是個壞人。而且，將來回來時的歡樂，也總可以使我們把分別時的痛苦忘去。只要請你允許我們通上一兩封信，直到將來你的女兒嫁過了……

杜法爾

謝謝你，瑪格瑞特，不過我所要求的還不是這樣的事。

瑪格瑞特

這不是同樣的事！那麼你要求的是什麼呢？

杜法爾

我的孩子，我們的事還得大刀闊斧的做去，要是暫時分開一下，那還很不妥當。

瑪格瑞特

那麼，你要我和阿爾芒完全斷絕麼？

杜法爾

非如此不可！

瑪格瑞特

那做不到吧。你還不知道我們相愛的程度！你也不知道我是一個親戚家庭全都沒有的人，是他愛上了我，就使我一下子有了三件，而我的生命，也就完全寄託於他的生命裏邊了！你更不知道我管了不治的病，活不了幾年！先生，你要我和阿爾芒完全斷絕，那簡直就是馬上要

我的性命呀。

杜法蘭

唉，請你靜着，不要生氣。你年紀青，你很美，你自以為害了病，實際只是你過去的淫蕩生活，煩惱太多，有一點兒疲勞。說到一定要到了你年紀很大了，而大家都請願死的時候才死去，至於我向要求的事，我自己也知道，在你一面是一個很大的犧牲，然而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你所處的地位，簡直非要你有這樣犧牲不可。請你聽我說，你認識了阿爾芒只有三個月，你就愛上他了。你們兩人間的爱情，究竟還是很淺，以這樣淺的爱情，難道就可以有權利把將來的一生一世的事，完全破壞了嗎？然而你假若要和他同居，他的前途，就非給你完全破壞不可。而且你的愛情，也未必就能担任到永遠無盡。要是後來有一天你忽然發現你的愛情滑失了，另外愛了別人，那不是太遲了嗎？瑪格瑞特，請你原諒我說這樣一句話，不過就你的過去來說，也不能怪我有這樣的疑慮。

瑪格瑞特

那是決不會有的事，我對阿爾芒的愛只是我第一次的愛，從前從沒有愛過別人，我想，將來也斷不會再愛別人的。

杜法蘭

就算是這樣也好，不過，要是你不負阿爾芒，阿爾芒要負你也是說不定的。照他這樣的年紀，正是心浮意動的時候，難道他口裏說的話，就可以終身奉行嗎？難道一個人的情愛，是永

還不變的麼？你看同是一個孩子，最初是愛父母，結了婚，愛妻子就勝於愛父母，到後來自己做了父母親，就會專愛孩子了，把他的父母呀，妻子呀，或者是愛人呀，都看得冷淡了，這是自然現象無可如何的。所以你們兩個人之間，很有變心的可能，或者是你負他，或者是他負你，你現在總可以明白了吧，這都是真話，你願不願承認我說？

瑪格瑞特

唉，上帝，要是我聽你說！

杜法爾

你現在是預備把你所有一切爲我的兒子犧牲，他接受了你的犧牲，你想他也能有什麼同等的犧牲和你交換嗎？你現在把你最好的年華給他佔去了，到得將來，好像飲食似的，總有吃飽的時候，他對於你又是怎麼樣呢？或者他也只是個旁邊人，那麼到了那時，你所看見的只是你的過去，他就老老實實的離開你，說是人家怎樣的待你，他也就怎樣待你。或者，他誠實一點，就和你結了婚，就是不結婚，至少也和你永遠同居下去，那麼，你們這種結合，或者說，你們這種婚姻，既沒有禮法做根基，也沒有宗教上的支持，更沒有有家庭可以作爲歸宿，這種事，在年輕的時候還可以做得，到了年紀大了，大家都成熟了，那還行嗎？請問那時我還能有志氣嗎？他還能有所作爲嗎？我二十年來爲了他的幸福，請問他還能給我一點安慰不能？要知道你們的結合，並不是純潔的同情的結合，也並不是兩人的情感，不知不覺的自

然的結合，而是一種熱情的結合，這種熱情是地上的人間的，是一方的幻想和一方的现实的混合物。到得你們倆人年紀都老了，就免不得一切都變了，所留下只是一場空呢！你能說人家的幻夢，不會跟着你的青春同時消失麼？你能說你繃上的第一條繃紋，不就要把蒙着人家的眼睛網幕揭開麼？

瑪格瑞特

唉！這也是真話啊！

杜沙爾

到這兒，你可以想到你將來年考你會加倍的孤寂無聊的，而你的一生也是加倍感到枉費和徒然的，那時你腦中所遺留的，是怎樣的一個記憶呢？你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你該知道你和我的兒是走的兩條不同的道路，只是偶然的機會把你們聯合起來，而理智仍要把你們永遠分開的。在你的一生中，你儘可以依着你的心願做去，可是將來的事，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你同我的兒子已經同居了三個月，也就够了，你可以不必再去想望這種幸福，因為這個幸福的繼續，是做不到的事。你不如把這件事留在心裏做個紀念。但願這樣一個幸福的紀念，能使你的身體漸漸的強健起來，而終所能希望的事，也不過就這樣吧了。你將來總有一天，想到了今天和阿爾芒同居借老的計劃，不免要慚愧的，從此，你對於你自己的了解更充分了。你看，現在向你說話的人，是一個做父親的了解人生的，我在向你懇求呢！瑪格

特。請你拿出勇氣，請你向我證明，你是真愛阿爾芒的。

瑪格瑞特

(自語) 這樣啊！一個跌倒過的人，無論她怎樣吧，她永遠也爬不起來了！上帝也許還寬恕她，而這世界可是永遠不能！其實，你本來有什麼權利可以到人家家庭的情愛里去佔一個位置呢？那是永遠被貞操所獨佔的，你愛，那算得什麼？你在你的愛情上無論舉出什麼證據來！人家都不會相信，據說這就是正義！你還要來向我們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將來，這是多麼新鮮的名詞！你去看看你過去的機史吧！有什麼男人願意叫你作妻子，有什麼孩子願意稱你爲母親！先生，你說得不錯，你今天說過的，其實我自己都想過，而且不止一次。不過我自己說，總是帶着很多恐懼，沒有勇氣把全盤都透澈的說出來。現在你又重新提起，我也知道這是真話，這是非服從不可的。你用你兒子和女兒的名義來向我說，我現在也借兩人的名義告訴你。先生，請你將來向你那年輕純潔而美麗的女兒說一聲，我是爲了她而把自己的幸福犧牲了的，說世界上有過一個女人，她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的希望，只有一個單獨的企頭，只有一個單獨的夢想，可是，爲了提起了你女兒的名義，就放棄了一切，兩手抱着了，搗碎的心死去了！先生，這一來！我一定是死了，也許上帝能寬恕我吧！

杜法爾

苦惱的孩子！(甚爲感動)

瑪格瑞特 先生，你在可憐愛，我相信你自己也哭了。多謝你的眼淚，你……眼淚給我不少的勇氣。你要我離開你的兒子，爲着要他休息，爲着他的名譽，爲着他的將來，好，都可以。不過用甚麼法子才好呢？請你命令我吧！無條件的服從。

杜法爾 你可以說你不愛他了。

瑪格瑞特 他不會信的。

杜法爾 你到別地方法。

瑪格瑞特 他會跟着來的。

杜法爾 那麼？

瑪格瑞特 先生，你相信了吧！你相信我愛阿爾芒吧！相信我愛阿爾芒真愛到了不顧自己，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杜法爾 是，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 你相信我把我生命中所有的歡樂和懺悔，全都放在這愛情上了嗎？

杜法爾 我相信的。

瑪格瑞特 那很好，先生，請你吻我一次，像吻得兒子一樣，這一吻，是我接受到最後一個真正純潔的

吻，我得了這個吻，以後就可以宣稱愛情佔了勝利了，幾天之內，你的兒子便可以回到那兒去，在當初幾天，也許他會很不快活，過些時候，也就好了。準保他永遠不知道我們之間這一次談判的。（杜法爾吻瑪）

杜法爾 瑪格瑞特，你真是一個高尙的孩子。可是我怕……

瑪格瑞特 哦，先生，你不用怕，以後他便要恨我了（按給娜玲上）去請都凡諾亞太太來。

娜玲 是。

瑪格瑞特 先生，還有最後一個請求。

杜法爾 你說就是了，小姐。

瑪格瑞特 在幾點鐘之內，阿爾芒就要受到從來未有的也許是以後也沒有最大的痛苦了。那時候，必須有一個他所愛的人在旁邊才好。我請你留到此地，以便安慰安慰他。可是現在還是請你暫出去一下，因為他快要回來了。要是他看見了你，那就什麼都不能辦了。

杜法爾 那麼，你究竟打算怎樣辦呢？

瑪格瑞特 這不能告訴你，要是告訴了你，你在義務上又要不許我這樣作的。

杜法爾 也好，你對於我有這樣大的感情，我也可做些事報答你嗎？

瑪格瑞特 請你到我死後，當阿爾芒提起我就表示痛恨，那時請你同他說，我始終愛他的，而且我已把

我的愛情，在你面前證明了。先生，有人來了，再見吧，我們兩人今生不會再見的，祇你一

切幸福！（杜法爾下）

瑪格瑞特 上帝啊，請給我一些勇氣吧！（取紙筆寫信，布魯當絲上）

布魯當絲 我親愛的瑪格瑞特，你叫我嗎？

瑪格瑞特 是，我有點事託你，

布魯當絲 什麼事？

瑪格瑞特 這一封信。

布魯當絲 給誰的？

瑪格瑞特 看吧！（布看信，略驚）辭着！馬上送去！

（布出，瑪繼續寫信。自語）

瑪格瑞特 現在我要寫信給阿爾芒了。我向他說什麼呢？我發瘋了嗎？還是我做夢呢？無論如何，總不

能這樣吧！我再也沒有勇氣，這分明是人力所作不到的事，可偏叫我們做！（阿爾芒入）

阿爾芒 瑪格瑞特，你在這裏做什麼？

瑪格瑞特 (立起封好信) 阿爾芒，我不做什麼！

阿爾芒 你寫信了嗎？

瑪格瑞特 沒有，——是寫的。

阿爾芒 爲什麼這樣神氣不安，面色又這樣白？瑪格瑞特，你寫信給誰，能給我看看嗎？

瑪格瑞特 這封信是寫給你的，可是我要用上帝的名義請求你，請你答應、……

阿爾芒 我相信我們兩人中間再用不着守什麼祕密了吧？

瑪格瑞特 那自然，看來就是有，也只是小地方了。

阿爾芒 請你原諒我，這件事是我已經自己斟酌過了。

瑪格瑞特 什麼事？

阿爾芒 我父親要來了。

瑪格瑞特 見了他沒有？

阿爾芒 沒有，可是他在我寓所中留下了一封根嚴厲的信，我在這裏和你同居他也知道了。也許今天

隨他就要到這裏來。來了之後，免不了要向他詳細解釋解釋。天曉得，到了那時我怎麼樣對他說，我用什麼方法改變他的意見。不過，他要是見到你，一定會喜歡你。唉，又有什麼關

係呢？我現在雖然靠着牠，可是到了必要時，我做工來謀生活就是了。

瑪格瑞特

他多麼愛我啊！（高聲）可是，阿爾芒，你總不應該和你父親鬧吧。你不是說牠就要來嗎？

好，讓我先去避一避，不要給他一來就碰見了。我等一下就回來，我們還是在一起。讓我跪在他的面前向他請求，請他不要把我們兩人分開。

阿爾芒

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方才究竟有什麼事？我想決不是我父親要來你才恐慌到這一步。你好像是有些支持不住了。這裏面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而這封信……

瑪格瑞特

（阿伸手要信，瑪不給）這封信裏寫着一件事，是我不能向你當面說的，所以這封信也就不能當面看。這封信只是我給你一個我愛你的證據，我的阿爾芒啊，我用我們的誓請來担保這證據？我請你不要再求什麼了。

阿爾芒

那麼你就把這封信藏起來吧，我是什麼都知道了，瑪格瑞特，方才那魯當絲已把斯考的事完全告訴我了，我也是爲了這事去巴黎的。我已知道你爲我犧牲很大，你一個人爲了我們共同的幸福設法，我也就不能不從我這方面想些方法。現在什麼都辦好了。你看，這可不是你所要守的祕密麼？我親愛的，好心眼兒的瑪格瑞特，你這樣的深情，我是一生會忘不了了，都會感激的。

瑪格瑞特 你知道了也就好了，請讓我去吧。

阿爾芒 走！

瑪格瑞特

至少也要避一避。你父親不是一會兒就要來了嗎？我也不走遠了，就在外面園子裏和采特·戈斯脫夫談談天，雖你只有兩步，喚一喚就會來了。現在若要我和你分離，完全是不可可能的，辦不到的。你父親來了要是他生氣，你就得先平他的氣，然後我們兩人一同來求他，你說這樣好不好？到他答應了，我們的仍然住在一起，依舊相愛，依舊享有三月以來的快樂。

我們在一塊，不是很快活嗎？因為你始終沒有過一句表示對我不滿。只要你說我們相得的快活，我也就滿意了。可是，要是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也還要請你饒恕我，因為這並不是我的錯，我愛你，是世界上最任何一個人比不上的。而你，也是很愛我的，是不是？那麼，無論我給你什麼樣的一個愛精上的證據，你也不至於會怨恨我唾罵我嗎？

阿爾芒 你爲什麼哭起來？

瑪格瑞特

心上有點不好過，哭一下，要暢快些。現在好了，你看，我又恢復了。我到園子裏去，同尼·采特·戈斯脫夫兩人去談一下。我就在那裏，永遠接近着你，永遠是要同你在一塊，永遠愛着你。你看，不是我又笑了嗎？再見吧，一會兒再見，再見了就永遠不分開了！

（瑪格瑞特以手置唇上作噤狀示，阿爾芒出。）

阿爾芒

我親愛的瑪格瑞特，怎樣她忽然想到了分離呢？她是多麼的愛我啊！（按鈴，露珍入）露珍，一會兒有一位先生要來，是我的父親，來了你就叫他到這裏來坐。

露珍

是。

阿爾芒

方才我焦急到什麼似的，可是弄錯了。我想父親一定能了解我的。過去的事，已經過去，等於死掉了。而說把別的女人和瑪格瑞特比比，真是相差天遠。我剛剛碰到了吳玲珀，嘿，她老是那麼的鬧過節，找熱鬧！這一般不懂得愛的人，心裏感到寂寞，自然只得找狂噪的聲音去翻濟一下。她每過三五天就要鬧一回跳舞會，她還要請我和瑪格瑞特，倒好像我們還會回到那種狂鬧的氛圍裏去似的！唉，怎麼她不在這裏，這時閒就覺得長起來了？（順手拿着一本書）這是什麼書，馬儂雷加！哦，就是那個女人，她，愛是知道愛的，可是她做的事，就不和瑪格瑞特一樣，為什麼這裏有了這樣的書？

（露珍點燈進來，隨即下去，阿爾芒隨便翻開書來誦讀）

「我親愛的騎士啊，我向你保證，你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世界上只有你是我最愛的。可是，在我們所處的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說到是真操，道德，那就是個傻瓜了。你以為一個人沒有

麵包還能站得直嗎？爲了餓餓，已使我有不少的致命的遺憾啊。要是我相信我應當呼一口愛情的氣，那麼不上幾天，我就要呼我最後一口氣了！我熱烈的愛着你，這是事實。然而要請你給我一些時間，使我能把我們的命運，好好的安排一下。但願誰擊到我的網裏來，就運到不幸，爲的是要使我的騎士快樂而有工作。你可以在我兄弟處得到我的消息。他還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了這無可奈何的別離而哭了……（將書丟開，很久的時間都感到不快）她這話是說得有理由的，可是她並沒有真的用了愛，愛，確是沒有理由的。讀了這一節書使我很不舒服，這書裏的話不是真的吧！七點鐘了，我的父親今天也許不會來了（按鈴，娜玲入）去請小姐進來。

娜玲

小姐不在那裏。

阿爾芒

在那裏？

娜玲

在路上，她叫我向先生說，她立刻就回來的。

阿爾芒

是和那凡諾亞太太一同去的嗎？

娜玲

那凡諾亞太太比小姐先走。

阿爾芒

那也吧，（娜玲出）也許是她到巴黎照應拍賣傢俱去了。幸虧我已告訴了布魯當絲，她總能

想法勸她吧：（走近窗口往外望）好像園裏有一個影子，這一定是她。瑪格瑞特！瑪格瑞特！
瑪格瑞特！沒有人啊！

（走到門外繼續喚）娜玲！娜玲！（向空中抄鈴）娜玲也沒有聲音了。這是怎麼回事！這空
空洞洞的屋子使我感到冷森森的，這這沈靜的裏面，一定有了什麼不幸的事。爲什麼我把瑪
格瑞特放走，她一定有什麼事瞞着我。她剛才哭了，她瞞着我麼？當她打算把一切都犧牲在
我身上的時，着又瞞着我，我想他一定遭到了什麼事！也許她從此毀了，也許是死了，我總
該知道啊！

阿爾芒剛走到門口，遇着外面進來一個送信的人。

送信人

阿爾芒杜法爾先生嗎？

阿爾芒

就是我。

送信人

你有一封信。

阿爾芒

那裏來的？

送信人

巴黎來的。

阿爾芒

誰叫你送來的？

送信人
是一位太太。

阿爾芒
你怎樣一直就走到這裏來？

送信人
外面圍門閉着，進了門，一個人都沒有遇到，看見這裏有燈光，所以我……

阿爾芒
好好，你去吧！（送信人出）

阿爾芒
這是瑞格瑞時的信，我爲什麼還要着急呢？一定是誰在什麼地方等我，叫我去接她。我有點

兒發抖。折吧，我眞像個小孩子！

（杜法爾上，站在阿爾芒之後，阿爾芒折信後讀。）

「阿爾芒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

（阿爾芒大怒，大叫一聲，回頭過去看見父親站在後面，像不能支持的樣子在杜法爾的兩臂

中。）

阿爾芒
唉！我的父親啊！我的父親啊！

（幕落）

第四幕

奧玲珀家一個富麗堂皇的舞廳，燈燭輝煌，有樂隊的演奏；有跳舞；有客人們往來的動作。

男女賓客有卡斯東，阿瑟，醫生，布魯登絲。聖戈登與奧玲珀最後到。

卡斯東 (正在紙牌戲裏當莊) 先生們，請，請下注啦。

阿瑟 莊家的袋子裏有多少錢？

卡斯東 兩千法郎。怎麼樣？

阿瑟 那麼，我在右邊下五個法郎。

卡斯東 這的確得問一下莊家有多少錢，五個法郎這數目不算小呀！

阿瑟 作不作興欠帳？可以我就下二百法郎。

卡斯東 不來，不來。(問醫生) 怎麼樣，醫生下不下？

醫生 不。

卡斯東 那麼，你在這兒做什麼？

醫生 我在這暖和美貌的小姐們談天，也好使她們都認得我。

卡斯東 要是她們都認得你了，你也等於贏了錢一樣了，是嗎？

醫生 我們贏的錢，也都不過爲了這樁事花掉了。

（全桌人各談各的話，也不在賭的樣子）

卡斯東 （問全體）要是大家這樣心不在焉的，這一牌完了我就不來了。

布魯當絲 等等，我下十法郎。

卡斯東 錢呢？

布魯當絲 這兒（指衣袋）

卡斯東 （笑）拿出來看看，有我就給你十五法郎。

布魯當絲 好！好！啊！我的手提包忘記帶了！

卡斯東 哈！你這平提包大有神通！算了吧。我這兒給你二十法郎做本錢吧。

布魯當絲 回頭我一定還給你。

卡斯東 不要講廢話了。（發牌）我是九。（把全棹的錢完全掃在自己面前）

布魯當絲 他真是賭運亨通。

阿瑟 你看，我已經輸了一千法郎了。

安妮絲 (問醫生) 醫生，請你替阿瑟醫醫他的說謊病

醫生 這是青年病，年紀大了自然就好了

安妮絲 他說他輸了一千法郎；來的時候，身邊帶了四十法郎哩！

阿瑟 你怎麼會知道？

安妮絲 這可不是容易事啦。要知道你的錢的數目，就非要仔細研究一下你的袋子裏邊的情形不可。

阿瑟 老實告訴你吧。我雖只帶了四十法郎，欠的帳可已有九百六十法郎了。

安妮絲 這些債主真個罷了。

阿瑟 好朋友，別瞎說啦，我的債都還清了，難道你不知道嗎？

卡斯東 請，先生們請下注，這不是聊天的地方。

奧玲珀 (與聖戈登同進) 你們老是賭錢嗎？

阿瑟 可不是嗎？

奧玲珀 聖戈登，給我二百法郎，讓我也來試試。

卡斯東 奧玲珀，你今晚上真布置得好，真是個盛會。

阿瑟，花的錢當然不少，聖戈登總知道的。

奧玲珀 他那麼會知道，是他夫人知道的。

聖戈登 這話說得真漂亮！（向醫生）你在這兒，好。（低聲）我請問你一下：有的時候，我的精神

感到昏亂，是怎麼回事？

醫生 糟糕！

奧玲珀 （問醫生）他跟你講甚麼？

醫生 他說他的腦經有點毛病。

奧玲珀 啊，這是我自己胡鬧，輸了錢了。聖戈登，你來替我翻本。

布魯當絲 聖戈登，請借我六十法郎吧，（聖戈登借予）

安妮絲 聖戈登，去替我拿點冰來！

聖戈登 等一等。

安妮絲 那麼，請你把黃馬車那個故事講給我聽聽。

聖戈登 我就去，我就去，（出）

布魯當絲 （向加司東）你還記得黃馬車的故事麼？

卡斯東 怎麼記不得！不是那天在瑪格瑞特家裏，與玲珀所講的麼？啊！是的，瑪格瑞特今天來了沒有？

奧玲珀 一會兒就要來的。

卡斯東 阿爾芒呢？

布魯當絲 阿爾芒不在巴黎……你們還不曉得他們的事麼？

卡斯東 不知道。甚麼事？

布魯當絲 他們拉倒了。

安妮絲 怎麼？

布魯當絲 拉倒了，瑪格瑞特的主動。

卡斯東 甚麼時候的事？

布魯當絲 有一個月了。瑪格瑞特這件可真辦得好。

卡斯東 好處在那兒？

安妮絲 與其等男人變心，不如爲先下手和他分開的好。

阿瑟 先生們，究竟我們賤不賤下去？

卡斯東 你這人真討厭！難道我爲了你一百個小錢的注，我就得老苦著我的手指弄牌嗎？凡是阿瑟這
個名字的人都不是好東西！幸好你已經是最後一個阿瑟了。

聖戈登 （重入）安妮絲，噯，冰來啦！

安妮絲 你去了這麼多的時候才回來，真是難爲閣下了。現在，依年紀算，該輪到……

卡斯東 （立起）先生們，我的莊做完了。現在就是有人送我五百法郎，要我弄一夜的牌我也不幹了

。兩個鐘頭就輸了兩千法郎，這賭錢真是好行道。（另一個男客接着坐上去做莊）

聖戈登 你不來了麼？

卡斯東 不來了。

聖戈登 （指着後面桌旁的兩個賭客）那麼我們兩人來賭些小東道。我們猜猜這兩位先生誰勝誰負，
誰猜中了誰贏。

卡斯東 我不來，我不知道他們兩位賭術如何這兩位是你請來的不是？

聖戈登 這是奧玲珀的朋友，是他在外國的時候認識的

卡斯東 他們都很漂亮啊。

布魯當絲 噯，阿爾芒來了。

(阿爾芒入)

卡斯東 方才我們提到你。

阿爾芒 說的是什麼呢？

布魯當絲 說你在都囑，今天不一定能來了。

阿爾芒 可不是你猜錯了麼？

卡斯東 你什麼時候到的？

阿爾芒 到了有一個鐘頭了。

布魯當絲 這很好。親愛的阿爾芒，有什麼新聞請給我聽聽嗎？

阿爾芒 沒有，好朋友，你呢？

布魯當絲 你見着了瑪格瑞特沒有？

阿爾芒 沒有。

布魯當絲 一會兒她要來。

阿爾芒 (冷冷地說) 哦，那麼我可以看見她。

布魯當絲 怎麼你說起這樣的話來？

阿爾芒 那麼你要我怎樣說法呢？

布魯當絲 想來過去的事已經過了，你心上應該不難過。

阿爾芒 完全不難過了。

布魯當絲 這麼說，你再也不想瑪格瑞特了？

阿爾芒 如果我對你說我已全不想她，那就是我對你撒謊，不過，她當初用了那一種突如其來的手段

和我決裂，不氣叫我想到我從前那樣的愛她，真是愚蠢到了極點，我從前可是一片真情哩！

布魯當絲 她從前也是真愛你的，就是現在，也還是愛你，不過既然到了不得不和你決裂的時候，她也

就只得和你決裂了。那時候是人家要到她家裏去拍賣傢俱了。

阿爾芒 現在是，債都已還去了麼？

布魯當絲 全還了。

阿爾芒 是華威爾替她去找的錢不是？

布魯當絲 是的。

阿爾芒 那究竟是有錢人佔了上風。

布魯當絲 天下自然有許多男人，是天生專爲了替女人服務的。簡單的說，他已經算盡心竭力了。他已

替她把馬車首飾，以及當初所有的奢侈品，都拿了回來，她呢！爲着快活的緣故自然也就快活了。

阿爾芒 她後來又回了巴黎不是？

布魯當絲 那自然，自從你離開了歐得衣之後她也就沒有回去過。她的東西，是我替她收拾的。連你的東西，也是我去收拾的，我那兒還有許多東西要還給你，只有你平常隨身帶的一個小皮夾子，上面有你的名字的，是她收拾起來了，要是你不肯給她的話，我可以向她要回來。

阿爾芒 （感情激動）由她拿去罷。

布魯當絲 她現在更不如從前了，覺也不想睡。整夜整夜的在各處跳舞場裏跑，最近有一天在外面吃了夜飯回去，一病就病得三天不起床，到稍稍好一點，醫生許她起床後，她又不願死活的出門去胡鬧了，照這個樣子下去怕也不久於人世了罷，你要去看看她不？

阿爾芒 不，我不願意再同她麻煩，已往的事就算得了場中風病，忽然死了，如果上帝從前有過靈魂的話，但願她現在也有。

布魯當絲 好！你這話不錯，我很贊成。

阿爾芒 （看見了，戈斯脫夫）我親愛的布魯當絲，我有幾句話要同這位朋友談談，你答應我麼？

布魯當絲 好好，（回到賭桌上）怎麼了？我下十法郎

阿爾芒 你好，你接到了我的信嗎？

戈斯脫夫 那自然，你曉不是我來了麼？

阿爾芒 你好久沒有看見瑪格瑞特了嗎？

戈斯脫夫 沒有，還是那天和你一塊兒看見過他的。

阿爾芒 那麼，想來我們的事你完全不知道的了。

戈斯脫夫 完全不知道請你告訴我。

阿爾芒 你從前相信瑪格瑞特是愛我的，是不是？

戈斯脫夫 就是現在我還相信。

阿爾芒 （身上取出瑪格瑞特的信）請你看吧！

戈斯脫夫 （看完後）這是瑪格瑞特寫的吗？

阿爾芒 可不是嗎？

戈斯脫夫 什麼時候？

阿爾芒 有一個月了。

戈斯脫夫 知怎麼回的信呢？

阿爾芒

你說我怎麼回的信呢，她給我一個突然的打擊，真叫我馬上急得發瘋。你明白了麼？是瑪格瑞特，是她欺負了我呀！而我之愛她，真是到了無可形容的地步呀！這種女人簡直是沒有靈魂的！我遭受了這場事，心裏感到得要非有一種真摯的愛來安慰之下，怕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父親帶我到圖拉去，就像帶了一個失了知覺的東西一樣。我起初道以為到了那邊，總可以比較好一點。而事實上簡直不然；我晚上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我實在愛她了，而我所得的酬報，就是突然的拒絕。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好走，或者恨她，或者仍然愛她。照現在這樣子，我真受不了。要是我見不到她，沒有能到她親口說這封信是她自己寫的，我簡直非死不可。我今天來，爲了她今天也要來。我和她見面以後，究竟要發生些什麼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總不免要出岔子，可以我要有你這樣一位朋友在旁邊。

戈斯脫夫

親愛的阿爾芒，我完全依你。不過，看上帝的面上，我請你仔細想一想。你現在是和一個女人辦交涉。要是你給這女人太過不去了，在旁人看來，總像是你的恥辱。

阿爾芒

不錯，就算這話是真的。可是她有她的愛人，她愛人一定要向我責問理由的。要是這樣的事是我的恥辱，我還有的是血，可以洗刷它。

男僕

(通報)瑪格瑞特姑娘和華威爾男爵到。

阿爾芒

曠；來了！

(華威爾與瑪格瑞特進)

吳玲珀

(走到瑪格瑞特前)你來得太晚了。

華威爾

我們剛看完了與奧拉的戲出來的。

布魯當絲

(向瑪)你好嗎？

瑪格瑞特

很好。

布魯當絲

阿爾芒在這裏。

瑪格瑞特

(驚)阿爾芒？

布魯當絲

是的！

(這時候阿爾芒走近賭桌邊抬頭回瑪格瑞特看了一眼，瑪格瑞特很恐慌微微的向他一笑。他

也冷冷的點頭還禮)

瑪格瑞特

我錯了，我不該在這跳舞會裏來。

布魯當絲

我的意思剛剛相反，你們兩遲早總有一天要會面，與其遲會面，還不如早的好，

瑪格瑞特 他和你說話了沒有？

布魯當絲 說的。

瑪格瑞特 說到了我沒有。

布魯當絲 那自然。

瑪格瑞特 他說的是？……

布魯當絲 他說他不愛你了，還說你這樣很好。

瑪格瑞特 要是這樣那就更好，然而不見得，他向我點頭，多麼的冷酷；他的臉上多白啊！

華威爾 （低聲向瑪）阿爾芒杜法爾先生在這裏。

瑪格瑞特 我知道的。

華威爾 不是答應我，說你要是看見了他，就只當不見嗎？

瑪格瑞特 是的！我答應過你。

華威爾 你能不能答應我不同他說話呢？

瑪格瑞特 我也可以答應你，可是，要是他來找我問話，我還得要回答他，——布魯當絲，你在這裏陪

着我。

醫生 (向瑪) 晚安，姑娘！

瑪格瑞特 啊！是你，先生，你爲什麼釘着眼瞓我？

醫生 我見了你的面，就知道我還得要好好的盡點力。

瑪格瑞特 你看我又變了一點了，是嗎？

醫生 我求你好好的保養，好好的保養，我明天上你那兒去看看你，看見你我真要大大的罵你一
場。

瑪格瑞特 好吧！你罵我吧！我還是歡迎的——你就要走了嗎？

醫生 不，可也不能就擱的太晚，我每天早上要出門看病，時間相同，病也是一樣，這十個月以來，沒有一天不是如此。

瑪格瑞特 你作事負責忠實啊！（醫與瑪握手，退）

戈斯脫夫 (走進瑪) 瑪格瑞特晚安。

瑪格瑞特 哦！戈斯脫夫！我真高興見到了你，尼采特來了嗎？

戈斯脫夫 沒有。

瑪格瑞特 哦對不起，我鬧鐘了。鐘是不到這種地方來的，——哦，戈斯脫夫，你好好的變懶罷！能被

人愛，總是好的！（擦眼淚）

戈斯脫夫 你怎麼了？

瑪格瑞特 我很不幸，算了嗎？

戈斯脫夫 請你別哭——你爲什麼今天到這裏來的？

瑪格瑞特 我現在，難道還能自己作主嗎？而且，照我這樣的情形，難道還不自已糟踏糟踏，自己想些

法子把性靈絕滅了嗎？

戈斯脫夫 也好，如果你信任我，我要請你立刻離開這跳舞會。

瑪格瑞特 爲什麼？

戈斯脫夫 因爲要是你在這裏，可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阿爾芒……

瑪格瑞特 阿爾芒恨我，是不是？

戈斯脫夫 不是，阿爾芒愛你，他愛你發了狂，愛到不能自主的一步，說不定他見了華威爾先生，就要鬧出事來，你不如推托一聲不舒服，趁早的走了。

瑪格瑞特 是阿爾芒爲了我要與華威爾決鬥嗎？不錯，我還是走吧！（起立）

華威爾 （走近瑪）你到那兒去。

瑪格瑞特 我的朋友啊：我有點氣喘，要早一點走了。

華威爾 不，你並不氣喘，瑪格瑞特，只是爲了阿爾芒在這裏，而他可又並不理你，你要知道我可不能因爲這裏有了他，我就讓他，我們既然到這跳舞會裏來，就應當留下。

奧玲珀 (烏聲) 今天奧貝拉做的什麼戲？

華威爾 做的是 (La Fausse)。

阿爾芒 這是個女人欺負她愛人的故事。

布魯當絲 這是很普通的事。

安妮絲 這是假的，世間那有欺負愛人的女人？

阿爾芒 我說有的，我說。

安妮絲 在那兒呢？

阿爾芒 那兒都是。

奧玲珀 不錯，不過愛情是多樣的，有這樣的愛人，也有那樣的愛人。

阿爾芒 所以女人也是不同，有這樣的女人，也有那樣的女人！

卡新東：阿爾芒，又是你贏了！你這樣賭法真好像是地神裏的鬼上場了。

阿爾芒：俗語說得好，「愛情上失意的，賭錢時可得意了」。

卡新東：你今天賭錢贏到了不起，想來在愛情上也就倒運到了不起的了。

阿爾芒：我的好朋友，我要儘今天。一夜，掙起一筆大家產來，到我有許多錢，我就要到鄉下去

了。

莫玲珀：是一個人去不是？

阿爾芒：不是，是帶着一個人同去，這人從前是我的伴侶，後來可又丟棄了我，也許我上當B……

（自語）她簡直就不回答我的話啊，

戈斯脫夫：息氣一點吧！阿爾芒，你瞧那可憐的女孩子給你塞到了什麼田地了。

阿爾芒：這是個好故事，我非講給你聽聽不可，這裏邊有一位先生，他終竟總要露面的。他是個幸災

樂禍的東西，他是個典型的被人崇拜的人，

華威爾：先生，

瑪格瑞特：（低聲向華威爾）要是你和杜法爾先生吵架，你就終身別想見我。

阿爾芒：是不是你向我說話，先生。

華威爾

不錯，先生我看你贏了這許多，不免有點眼紅，而且我也知道你贏了錢以後的用法所以我急於想看見你多贏一點，我們兩人來對賭一下好嗎？

阿爾芒

（向華威爾正看）我爽快樂快的答應你先生。

華威爾

（走到阿前）我下二千法郎先生。

阿爾芒

（驚惶而帶渺視）二千法郎嗎？你下那一邊先生？

華威爾

那由你，我下你所不下的那一邊。

阿爾芒

我二千法郎下左邊。

華威爾

我二千法郎下右邊。

卡斯東

右邊四，左邊九，阿爾芒贏的！

華威爾

那末再下四千法郎。

阿爾芒

再來一個四千法郎嗎？先生，我請你留心些俗語說「愛情上失意，賭錢上得意」翻過來可就

是愛情上得意，賭錢上失意啊！」

卡斯東

六！八！又是阿爾芒贏了。

奧玲珀

算了算了，杜法爾先生到鄉下去的錢男需要送他去花了。

瑪格瑞特 (向奧) 上帝啊！不知道要鬧出什麼事來啊！

奧玲珀 (設法將他們分開) 先生們，請！夜飯預備好了。

阿爾芒 先生，我們接着賭下去嗎？

華威爾 不，這時候不賭了。

阿爾芒 我總得要在你身上報復一下，你愛賭錢，我們就在賭錢上拚拚吧！

華威爾 先生！請你耐心等一會，我正要利用你的放胆賭錢。

奧玲珀 (握着阿的手臂) 你真是太大意啊，你！

阿爾芒 我贏了錢，你也來同我親暱起來了。

華威爾 瑪格瑞特！你來嗎？

瑪格瑞特 等一等我有幾句話要向布魯當絲說一說，

華威爾 要是在十分鐘之內不來，我要回來找你的，瑪格瑞特，我先和你說明白了。

瑪格瑞特 好！你先去就是了(華下)，(向布)去找阿爾芒，用最神聖的名義請他來和我說話，我非

和他說幾句話不可。

布魯當絲 要是他不肯來呢？

瑪格瑞特 他不會不肯的，他恨我恨到這樣，就爲的是沒有見面的機會快去吧！（布下）

瑪格瑞特

（獨自）要鎮靜下來和他說話，使他把已經相信的事一直相信下去吧！我既答應了他的父親，但我能不能有勇氣一直守約到底呢？唉！上帝！就任他去怨我吧！恨我吧！只有這樣，才能免掉將來的不幸，哦！他來了！

（阿爾芒上）

阿爾芒

姑娘！你叫我嗎？

瑪格瑞特

是的啊！阿爾芒，我有話向你說。

阿爾芒

說吧！是不是同我爭辯？

瑪格瑞特

阿爾芒，不！我非但不和你爭辯，連過去的事，也不願意提起。

阿爾芒

這也很對，你這人實在太無恥。

瑪格瑞特

阿爾芒！請你不要罵我！請你不要怨恨不要發怒，靜靜的聽我說話，阿爾芒！給我拉拉手吧！

阿爾芒

……那作不到，要是你要說的話就是這一點……（非常氣憤，要往外走。）

瑪格瑞特

誰想得到竟有一天我要與你拉手而你會拒絕我？可是，現在的問題，並不在這兒，阿爾芒！

我向你說你還是走罷！

阿爾芒 我還是走吧！

瑪格瑞特 是的！你還是回去同你父親住在一起，而且要馬上走。

阿爾芒 爲什麼呢？姑娘！

瑪格瑞特 爲的是華威爾先生不愛同你爭吵起來，我可不願意爲了我一個人，鬧出什麼不幸的事，我願意我獨自一人來受苦。

阿爾芒 這樣說，是人家向我爭吵，你就勸我逃避，你要勸我作一個懦夫，其實呢？照你這樣的女人，那里還有別的話勸人呢？

瑪格瑞特 阿爾芒，這一月以來，我受苦受到了簡直沒有勇氣可以向人訴說的一步；現在我只覺得種種的痛苦，一天天增加，一天把我煎熬着，阿爾芒，我求你看我兩人已往的愛情面上，請你看我直到現在還在受苦的面貌，請你看你母親姊妹的面貌，快快的跑回去同你父親住在一起，把什麼都忘了，如果可能，直到忘了我的名字爲止。

阿爾芒 姑娘！我明白了：你現在所以害怕的發抖只是爲着你的愛人，爲着那代表你的財產的愛人，要是我的劍或手槍不用情的話，只一下子就你的財產全都搗毀了，所謂大不幸，實際可就

是這點啊！

瑪格瑞特 也許你要被他殺死的，真正的不幸就在這兒，不是那兒呢！

阿爾芒 我的生死，對你有什麼關係呢？當寫信給我：「阿爾芒：忘了我吧！我是別人的戀人了」的時候，你還顧我的生活嗎？不幸我接到了你的信並沒有死，餘下的時間，那就是讓我報復的時候了。唉！你以為這件事就這樣完了嗎？你以為就把我的心搗碎了，我就不向你取償，不向多的同夥取償了嗎？不見得，姑娘！不見得！我這次回巴黎來，就因為我與華威爾先生之間，有了血的問題，我非殺死他不可！你也就預備死了罷！我就這樣向你說了！

瑪格瑞特 經過的事，華威爾實在不知道。

阿爾芒 姑娘，只要你愛他，就足夠我仇恨他了。

瑪格瑞特 你知道我並不愛他，我也不能愛這樣的一個人！

阿爾芒 那麼為什麼把你的身體獻給了他？

瑪格瑞特 阿爾芒，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能向你說。

阿爾芒 我來向你說好嗎：因為你是一個沒有良心，無情無義的女人！因為你的良心不過是商品，你

的愛情可以看價錢的高低而出賣。當初你一往情深，犧牲不少，終於爲了利害的打算，即退

悔起來。我雖然意把我一兩生命，全部的名譽，都交給你，但在你看來，還比不上你的事，你們馬，你的金綉鑽的價值。就爲了這些，你才把身體獻給他！

瑪格瑞特 是的，這都是我做的事。我是個卑劣的東西，我從沒有愛過你，我欺負了你。可是，我愈卑劣，你就愈不該老是惦记着我，就總不值得爲了我的緣故，把你的生命和所有愛你的人的生命，都一起輕輕的犧牲了。阿爾芒，最親愛的，我求你走吧！你離開巴黎歸回來了吧！我不願意！但是有一個條件。

瑪格瑞特 什麼條件我都接受。

阿爾芒 跟我一塊兒走。

瑪格瑞特 那辦不到。

阿爾芒 辦不到！

瑪格瑞特 哦！上帝，給我些勇氣吧！

阿爾芒 (疾走近門又回來) 瑪格瑞特，就我說，我現在已經發了癡有了狂熱病，血液在燃燒，腦子也沸騰了。一切不名譽的事都做得出來了。我怕免不了有一刻，被怨恨的情感可益慮，會向你翻臉的！這實在是從前的愛，不可抑制的愛激蓄着的原故。我怨！我恨！我懊惱！我更感

到羞慚，因為事實證明你的情感只是欺騙，而我却還誤認着從前的愛或想着從前的愛。既然這樣，只要你說出一句悔恨的話，把你的過錯作爲是偶然的，無法預料的，也是大怯弱的原故，那麼，我什麼都可以忘掉了。他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你不愛他，我就不會恨他的。瑪格瑞特，只須你向我說一切，你還愛我，我就原諒你，我們從此逃出巴黎，或者說，逃出過去的生活，直逃到地球的邊緣，那沒有人跡的地方，只有我們倆和我們的愛情，孤單地生活在世界上！

瑪格瑞特（動情）阿爾芒，只要你說你能有一點鐘的幸福，我就把我的性命交給你也可以。但是你這幸福是不可能的。

阿爾芒 你還是這麼說呀！

瑪格瑞特 有一道無底的深淵，隔開了我們，要是我們結合，就不免有很大的不幸。我們實在是處於不能相愛的地位，你走吧！忘了我吧！你非這樣不可的，我老實告訴你吧！

阿爾芒 究竟是爲了誰？

瑪格瑞特 爲了一個有權利要求我們這樣作的人。

阿爾芒（怒不可遏）是爲華威爾先生不是？

瑪格瑞特 是的。

阿爾芒 (緊緊握瑪格瑞特的手臂) 是爲了你的華威爾，只要你向我說一聲你愛他，我就走。

瑪格瑞特 是的！我愛他！

阿爾芒 把她推在地上，雙手握拳向他，繼又走到門口向客人大叫大家進來！

瑪格瑞特 你在做什麼？

阿爾芒 你們認識這個女人麼？

衆 瑪格瑞特！

阿爾芒 是，瑪格瑞特。你們知道她的事嗎？她把所有的東西都賣了和我同居，愛我愛到這樣，這是很好的精神，是嗎？你們也知道我怎麼做嗎？我只是像一個窮小子，依賴着她過活。我受了她的恩惠始終沒有機會報答。可是現在就不太遲，讓我來補你我的過失，請大家替我作證人，我自此以後，再也沒有甚麼對不起這個女人了！（以鈔票一疊，擲於瑪格瑞特身上）

瑪格瑞特 (大叫，向後暈倒) 聽！

華威爾 (大怒，以手套搥阿爾芒面上) 先生，你真是個卑鄙的東西！

(衆人急趨前，把他們兩人分開)

... (faint text) ...

(一) (faint text)

(十一)

第五幕

瑪格瑞特的臥室裏。靠後面有床，瑪格瑞特躺在床上，帳篷半垂。右邊是火爐，火爐旁邊有一張軟床，卡斯東躺在上面。另外點着一盞不甚明亮的油燈。卡斯東撐起來聽了一聽。

卡斯東 我睡着了一會，——她要過什麼沒有。——沒有吧，她睡着的。——（看看錶）七點鐘了。

——天還沒有亮啊。——讓我先來添點兒火吧。（卡斯東走近爐旁添柴，瑪格瑞特醒。

瑪格瑞特 娜玲，給我點水喝。

卡斯東 好孩子，我來拿給你，

瑪格瑞特 是誰在這兒？

卡斯東 （舉了一杯水）是我，卡斯東。

瑪格瑞特 怎麼你在我房裏？

卡斯東 你先喝吧，喝了我再向你講。糖弱了嗎？

瑪格瑞特 够了。

卡斯東 我呀！天生就喜歡看護病人的。

瑪格瑞特 那麼那玲到那兒去了呢？

卡斯東 她去睡了。我昨天晚上十一點鐘到這裏來，看看你好點沒有，可憐那孩子，真是疲倦得要跌下去了。我呢，確是恰恰相反，正是精神充足得很。我就叫她去睡，由我在這裏代替她。我靠着火爐旁的軟床上躺着，這一夜倒也過得很舒服的。我聽見你睡着了，心上很快活，於是我自己也睡着了一會。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呢？

瑪格瑞特 很好，我的有勇氣的卡斯東啊！可是你這樣辛辛苦苦的來陪我。對你的好處在那兒哩？

卡斯東 我在跳舞場裏的夜生活，也感到厭煩了，能有機會陪着病人過幾夜換換空氣也很好而且我也也有話要向你說說。

瑪格瑞特 什麼話呢？

卡斯東 是不是你有點兒困難？

瑪格瑞特 怎麼我有點兒困難呢？

卡斯東 是的，你沒有錢用，是不是？我昨天晚上，看見客堂裏有一個付債的，在那兒坐着等。我就付了錢要他去了。可是付了這一個，不見得沒有第二個，你這裏總得要有些錢才行，而你相

在正審呀。我呢，我自己也沒有多少錢，賭輸的，已就很少，又進了許多貨，在這新年裏沒有銷路。不過我總願意你快快的好起來，而且很愉快。那邊一個抽屜裏，我經常給你放進五百個法郎去，用完了又放，永遠保持這個數目。

瑪格瑞特 啊！你的心多麼善良啊！人家都叫你胡塗蟲，你却自始自終和我維持純潔的友誼，而你又這樣替我把什麼都想到了。

卡斯東 我一向就是這樣的。現在我要問你，你知道我們今天要作點什麼事？

瑪格瑞特 你說吧！

卡斯東 今天天氣很好，你晚上已經睡了八點鐘的好覺，現在還早，你還可以再睡一下。下午一定有很好的太陽，一至三點鐘內我來約你；你多穿點衣服，我們同坐了馬車出去看看。到今天晚上，你一定還可以睡得很好。現在我要到我母親那兒去，我已經兩禮拜沒有見過她了。她見我要怎樣的接待我，只有上帝知道啊！我同她一塊兒吃飯，吃完飯一點鐘就到這里來，你說好不好？

瑪格瑞特 不知我的身體受不受得了！

卡斯東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琳玲入）進來吧！瑪格瑞特醒了。

瑪格瑞特 你累了嗎？可憐的娜玲。

娜玲 只有一點兒，姑娘！

瑪格瑞特 開一開窗放一點天光進來，我想起來哩！向街上望

娜玲 （開窗）姑娘，醫生來了。

瑪格瑞特 好醫生！他每天出門，總是先到我這裡。卡斯東你出去的時候，請不要關門。娜玲你來扶我來。

娜玲 是。

瑪格瑞特 我想來哩！

卡斯東 下午再見（出）

瑪格瑞特 下午再見，（撐持着想起來，可又重新跌了下去，然後娜玲勉強把娜扶起，扶她到了沙發旁）
恰巧醫生也來了兩人相幫着照料她。

瑪格瑞特 （坐下）我親愛的醫生，早安，你一早就來看我，你待我真好啊！——娜玲，去看看有什麼信沒有咧。

醫生 你覺得怎麼樣，好一點嗎？（診斷少傾）瑪格瑞特壞一點，可也好一點，壞一點的身體，好

的是精神；昨天晚上，我怕我不久要死了，所以就……找了個教士來，我當初是痛苦絕望，和對於死亡的恐懼，後來他來了，他同我談了一點鐘的話，把我的痛苦，失望懊悔，全都一掃而空後，來我便睡着了，現在剛醒。

醫生

姑娘，你不久就好了；我可以答應你，一到交春，你就全好了。

瑪格瑞特

多謝你，醫生……這是你的職任要這樣說，雖然上帝說，說謊是罪惡，他可以勸導醫生留下了一個例外，許他們在和病人談話的時候，每天可以說許多慌，（娜玲）你拿了些什麼？都是禮物，姑娘。

娜玲

瑪格瑞特

啊！不錯，今天是一月一日……這一年以來，變動真大得很，去年今日的這時候，我有許多人在一塊兒吃飯，我們談天，唱歌，我們把過去一年中的喜笑，移贈給新來的一年，現在呢，醫生啊！那裏還能有我們歡笑的時候呢？（將包裹一解開）……這是一隻戒指，是聖克登的名片——啊？好心啊！這是一隻手鐲，是格萊伯囉從倫敦寄來的……要是他看見了我現在已經變成這樣兒，不知道要怎樣的發急啊！……還有些糖……唉，我總以為人家很容易忘記我，而其實並不！——醫生，是不是你有一個小姪女？

醫生

是的！姑娘。

瑪格瑞特 就請你把這些糖轉送給她吃了！我是已有好多時候不能吃糖了，（向娜玲）還有還有什麼

沒有？

娜玲 還有一封信。

瑪格瑞特 是誰給我寫信呢？（接過信來，拆開）你拿這一包糖送下去攔在醫生的車子裏，（讓信）

我的好瑪格瑞特，我上你那兒去看你，不下一二十次，可是一次都沒有見到你，不過，我不願意不使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快的的一件事，一月一日，就是我的婚期，這就是說，二到了新年，戈斯脫夫就作了我的保護人了，我請你早點兒到場，參加我們的婚禮，可不要是到的最

後一個，我們的婚禮，很草率，時間是上午九點，地點在馬德林禮拜堂裏的堆里司堂，我用我愉快的心坎中所有的力和你親吻，尼采特！大家都是有幸福的，只除了我，我可是只知道爲自己啊！——醫生啊！——請你關關窗，我有一點冷，再請你拿紙筆給我，（垂下頭去，兩手捧著醫生從禮簾上取了個墨水瓶，又找個寫字的襪套拿來給她）

（此時醫生離瑪格瑞特遠，娜玲低聲問醫生。）

娜玲 怎麼樣，好了點兒。沒有？

醫生 沒有，很壞！

瑪格瑞特

(自語)你們可當我沒有聽見喇！(高聲)醫生，你出去的時候，請你把這封信帶到尼采特結婚的教堂裏，叫他們到婚禮完畢之後交給她。請你不要忘了，下午天如果有客請至來。

(瑪將信交給醫生，與醫生拉手，醫生出。)

瑪格瑞特

現在可以把房子收拾一下了。(鈴響)有人叫門，去看看。

娜玲

是都凡諾亞太太要見小姐。

瑪格瑞特

請她進來！

布魯當絲

好好，我親愛的瑪格瑞特，你今天怎麼樣，好點兒嗎？

瑪格瑞特

好一點，多謝你，

布魯當絲

請你叫娜玲出去一下，我有話同你說。

瑪格瑞特

娜玲，先到那邊去收拾，等我叫你再來。(娜玲下)

布魯當絲

我親愛瑪格瑞特，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瑪格瑞特

什麼事？說吧！

布魯當絲

你有錢沒有？

瑪格瑞特

我也窮好久了。可是，你要總可以，要多少！說吧！

布魯當絲 今天是新年，我有許多禮要送，簡直非有二百法郎不可，到月底還你，你能不能借給我。

瑪格瑞特 到月底！

布魯當絲 要是你不方便……

瑪格瑞特 錢是還有一點，就在那里，可是我自己也有點兒用處。

布魯當絲 那麼就不要談吧。

瑪格瑞特 這有什麼關係呢！你去把那一個抽屜開一開。

布魯當絲 開那一個？（一連開了幾個）哦，還在這中間一個裏。

瑪格瑞特 有多少在裏頭？

布魯當絲 五百法郎。

瑪格瑞特 好，你要二百就拿二百去吧？

布魯當絲 餘下的你够嗎？

瑪格瑞特 我可以再想法子，你不要管我就是了。

布魯當絲 你可當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

瑪格瑞特 那就更好了，我親愛的布魯當絲

布魯當絲 我去了，晚上再來看你，你氣色好了些了。

瑪格瑞特 是的我好了些了。

布魯當絲 不久交春了，天氣就好了。你到鄉下去住上些時，呼吸點新鮮空氣不多時就可以完全好的。

布魯當絲 我去了，我再謝謝你啊！

瑪格瑞特 請你叫娜玲來。

布魯當絲 是。

娜玲 (入) 她又是來向你要錢的麼？

瑪格瑞特 是的。

瑪格瑞特 說到錢，總是太小的事情，據她說，她又有很要緊的用處，所以給了她一點。不過我們自己現在也有用處，有許多年禮不得不送。這里剛收到的一個手鐲，你就拿去賣了，快點回來。

娜玲 我去了誰照料你呢？

瑪格瑞特 那不要緊，我一時不用什麼。你又去不得不久，路也很熟，這三個月來我賣了好多東西了。

(娜玲出)

瑪格瑞特 (從身邊取出一封信來讀)：「姑娘，我已經聽見了阿爾芒和華威爾先生決鬥的消息。這不

是阿爾芒自己告訴我的，因為他並沒有和我告別，就逃走了。我以為這決鬥和逃走，都是爲了你，姑娘，你相信嗎？多謝上帝，現在華威爾已經出了危險時期了；種種的事，我也已經知道了。你雖到你力能不能支持的時候，還緊緊守着你的約，因此就把你的健康，一天天的破壞了。我現在已經把事實全都寫信告訴了阿爾芒。他現在雖然還離得很遠，可是不久一定就會回來，回來了非但他自己要向你請罪，而且還要代表我向你請罪。因爲從前我被事勢所迫，做了對不起你的事，現在應當彌補這個過失，請你好好的保養身體，好好的希望着，你的勇氣與犧牲精神，應當使你得到一個美滿的將來做酬報；你一定可以有這個美滿的將來，答應你的就是我。現在先請你接受我對於你所表示的敬意，同情與關心。喬治杜法爾。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封信，我接到已經有六個多禮拜了。我天天的把它讀了又讀，總希望能給我一點勇氣。要是我能活到春天阿爾芒也能這樣的給我一封信麼！（起立向鏡子裏看一看）怎麼我的面貌全變了！可是醫生向我說，我是能好的，我一定要耐心點。不過他方才同娜玲的說話，不是我聽見的麼？他說我很壞，很壞！可總能有點希望吧，可總能還活幾個月，要是在這幾個月裏阿爾芒來了，我就有救了。要是我真在危險之中，方才卡斯東也不敢說我今天可以出去了，醫生也就不走了。（走到窗口望外望）他們有家庭的多快樂啊！啊！那個有

趣的孩子，舉到了玩具跳着，我真想吻吻這些孩子們。

（娜玲回到，將所賣的錢放在爐架上，走近瑪格瑞特的身旁）

娜玲 小姐！

瑪格瑞特 有什麼事，娜玲？

娜玲 你今天覺得好一點了，是不是？

瑪格瑞特 是的，爲什麼？

娜玲 請你答應我把心定一定。

瑪格瑞特 有了什麼事了？

娜玲 我先告訴你，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快樂，是身體所不能支持的！

瑪格瑞特 你說什麼，是個快樂嗎？

娜玲 是的，小姐。

瑪格瑞特 那是阿爾芒了！你看見阿爾芒嗎？阿爾芒來看我了。

（娜玲點頭去開門，阿爾芒入，面色蒼白，瑪格瑞特趨前抱其頸。）

瑪格瑞特 阿爾芒，哦！不見得是你吧！上帝有這樣好嗎，那是不可能的吧！

阿爾芒

是我，瑪格瑞特，我的深深的歉意和痛苦，使我躊躇，不敢進你門來。要是不遇着那珍，我只有老站在街上哭泣，禱告，瑪格瑞特，請你不要怨我恨我。我的父親已經把所有的事實寫信告訴了我。那時我離你很遠，我也不知道要逃到什麼地方，才可以逃開我的愛情苦惱，我走的時候，真像是個瘋子，整天整夜的走，不敢休息，不敢停頓，不敢睡覺，老是提心吊膽的，好像不測的禍事就要到來好像那黑賊的牢獄，在遠遠的地方等着我。唉！要是我回來找不到你，我是一定會死的，因為你死，是我把你殺死的。我一回來就到這里來，連父親也還沒有去看過，瑪格瑞特，饒恕我吧！唉，我居然能再看見你，可真好啊！

瑪格瑞特

要我饒恕你麼，阿爾芒，那麼，當初我一個人所受的苦，只是受了就算了！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什麼法子呢？我所要的就是你的幸福。爲了這，把我自己的幸福犧牲，真不算一回事。現在你父親已不要我們分開來，是不是？可是你現在所看見瑪格瑞特，已經不是從前所看見的瑪格瑞特了。可是，我年紀還輕，我能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從前的顏色是還可以恢復的。過去的事一齊忘去吧，從今天起我們倆個就好好的在一塊兒過活吧。

阿爾芒

我永遠不再離開你了。瑪格瑞特，我們簡直可以馬上離開這屋子，離開巴黎，從此再不回來。我的父親也已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愛你，就同愛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我的妹妹已

「結婚了，將來的一切，就只是我們兩人的了。」

瑪格瑞特：「真的嗎？你說下去吧？你說下去吧！我聽了你的話，好像我的靈魂又重新回來了，我接吻了你的勇氣，好像我的健康馬上就恢復了。我方才還說，只有一件事可以救得我，這件事已經不再是一個希望了，牠真實的來到我的眼前；我們不要耽擱時間了，趕快抓住在我們眼前逝去的生命，寶貴的生命，你知道嗎？今天尼采特和戈斯脫夫結婚，我們去看看去。到禮拜堂去聽告騰告上帝，再幫着人家辦些得到幸福的事，對我的身體是很好的。我感謝上帝，它藏着一件大大的禮物，直到新年的日子，才掙出來送給我，使我大大的驚奇一下。不過，你還得向我說一聲：你愛我不愛我呢？」

阿爾芒

瑪格瑞特：「我愛你，我整個生命都是你的。」

瑪格瑞特

（娜玲入，向娜玲）「娜玲，我要出去你來料理我。」

阿爾芒

「娜玲可真好；都是她一個人看護你的。娜玲，多謝你。」

瑪格瑞特

「我們兩人天天在這邊談起你！也只有她可以同我談談，因為別人是害怕提到你的名字的。她只是有她能够勸我安慰我，說我們倆總有一天要相見的。看看，可不是她，並沒有騙我嗎？」

「你這回去遊歷了不少的地方，將來也帶我去走走啊！」

（瑪格瑞特身體漸不能支持，向下軟弱下去。）

阿爾芒

你怎麼樣，瑪格瑞特，怎樣面色這麼白！

瑪格瑞特

沒有什麼，阿爾芒，沒有什麼！你知道我的心已經孤寂了好久，現在雖然有這樣的太幸福來了，心就自然免不了要受到一點刺激。（垂下頭向後仰）

阿爾芒

瑪格瑞特，怎麼你不開口了？你說句話呢，向我說說話呢，我求你。

瑪格瑞特

（重新回復轉來）我的阿爾芒，不要怕。你知道，我是常常要這樣昏過去的，可是一會兒就好了。看看，現在我又笑了，又有了氣力，我們去吧！這不過是重新見了生活的路，心上驚惶一下了。

阿爾芒

（握着她的手）你抖呢！

瑪格瑞特

那不要緊，娜玲，去牽一個披肩，一頂帽子。

阿爾芒

（非常恐慌）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瑪格瑞特

（披上披肩，試走了幾步，忽然憤憤的將披肩扯下，跳倒於軟沙發之上）我不走了！

阿爾芒

娜玲，快點兒去找醫生……

瑪格瑞特

好的，快去找，你向他說阿爾芒回來了，我非活不可！（娜玲下）可是，要是你

回來還不能救我，也就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救我了。人早過要死的，我活的時候能夠得到了愛，我死也就死在愛中了。

阿爾芒

瑪格瑞特，你安靜些吧，你一定可以活下去的。

瑪格瑞特

你坐這里來，靠着我就坐，阿爾芒，你好好的聽我說。我方才很憤恨；怕的是要死，現在可不像悔了。死是逃避不了的。而且它也很好，我很愛它，因為它一直等到你回來了才到我頭上來的。要是當初我的病，並沒有到必死的，你父親也就不會寫信叫你回來了。

阿爾芒

瑪格瑞特，你再不要說這樣的話了。你真叫我發瘋了，你再不要說你要死，再說：你不相信你會死，你不能死，你不願惹死的。

瑪格瑞特

要是我自己不願惹死，上帝要我死，我也就做不了主了。我這人，如果我是個貞潔的女人，如果所有的德行我都有了，那麼，現在要我離開你所住的一個世界，我一定很悲傷，因為我的將來，有很大的希望，而我的過去，可以答應我陪着走向這條希望的路上走去。但是我這樣的一個人；我如果死了，你還能把我當作一個純潔的人紀念着；如果我活着，無論如何，我們愛情上總有了污點。請你相信我這話，上帝是把我處分得不錯的。

阿爾芒

（立起）唉！我在發昏了！

瑪格瑞特

怎麼，要知道到了此刻，我不能不給你一點勇氣，你還是依從我的好。你去開那一個抽屜，中間有個紀念章，上面鐫的是我的像，是我好的時候的像。專爲你造的。你就拿去藏著，將來做個紀念。但是，要是有一天，有什麼一個年青美麗的小姐愛了你，而且已經嫁給你，這是應該的，也是我所願意的，如果這個紀念章給她發現了，你就不妨向她說，這是個女朋友

的像，她現在，如果上帝答應她天上最暗的一角裏能佔得一個位置，那麼，她就在那兒天天的替你們兩人向上帝祝福。要是她對於已往的事也要妒嫉——這也是我們做女人的常有的事

——要把這一個像毀去，那麼，你也儘可毀去了，不必害怕，不必懊悔，因爲這也是應該的，我可以預先諒解你，女人到了感覺不到愛情的時候，反而覺得受苦愈多愈就痛快了。我的

阿爾芒，你聽見沒有，你聽懂了沒有？

（尼米特進來，面色很驚惶，看見瑪格瑞特的笑容和阿爾芒跪在她的面前愈加驚惶了。）

瑪格瑞特

我的好瑪格瑞特，你寫信給我說你要死了，現在你不是已經起了床，還在笑嗎。

阿爾芒

（低聲向戈斯脫夫）戈斯脫夫，我真是不幸啊！

瑪格瑞特

我死了，但很快樂，因爲我的幸福，已經把死的痛苦掩蓋過了。你們已經結婚了，現在正從第一個生命中轉入第二個生命中去，這是多麼美妙的事啊！你們來，一定還要比從前更快

樂，將來有時候，你倒還要談起我，是不是 阿爾芒，讓我拉着你的手，我向你說，死並不難的。（卡斯東入）哦，卡斯東來找我了，我看見了你心上很舒服，我的好卡斯東啊，幸福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方才得到了幸福就連你也忘記了（向阿爾芒）他待我真好啊！唉！這奇怪，（起立）

阿爾芒 你怎麼了，

瑪格瑞特 我已經沒有痛苦了，好像我的生命，已經回復到我的身體中來了。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舒服，可是我活着，唉！我覺得我很好過！（坐下，像睡覺）

卡斯東 她睡着了。

阿爾芒 瑪格瑞特！瑪格瑞特！瑪格瑞特！（阿爾芒非常驚惶，大叫，用力將瑪格瑞特的手撒開，非常恐怖，向後退，即傾倒戈斯脫夫懷裏。

阿爾芒 唉！死了！上帝！上帝！叫我怎樣呢？……

戈斯脫夫 向阿爾芒）她真愛你啊，這可憐的女孩子！

摩采特 （跪下）瑪格瑞特，你就在平安中睡著吧！上帝一定恕你的罪的，因為你的偉大的愛。

（全劇終）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42
 登錄號數.....2603
 登錄號數.....21596

950

茶花女

25
~~1000~~

精
必
究
所
有

茶花女(五幕劇)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出版

著者 法國·小仲馬著

譯者 吳文江

發行者 華聯出版社

重慶來龍巷三十七號
成都長發街三號

定價 國幣

